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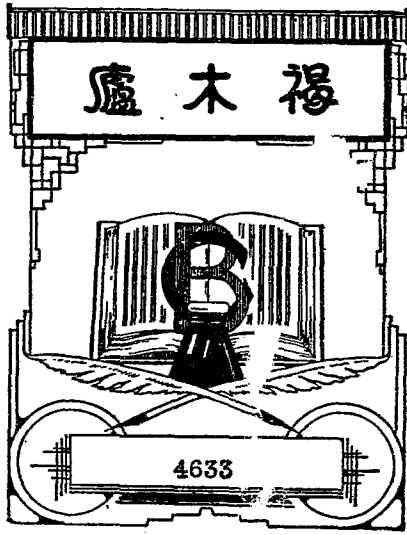


金錢問題

小仲馬作
陸侃如譯

大江書鋪版

5.34



126
1565.34
25

金錢問題

小仲馬作

陸侃如譯

大江書舖發行



3 2169 7796 1

金錢問題目次

譯者序言

劇中人物表

金錢問題(小仲馬)

第一幕.....	1—42
第二幕.....	43—84
第三幕.....	85—108
第四幕.....	109—144
第五幕.....	145—167

附錄

小仲馬戲劇之唯物史觀的研究(伊可維支)

譯者序言

偶然在塞納河邊舊書攤上，買得半部小仲馬的戲劇集，裏邊有墮落女子，金錢問題等劇本，便趁聖誕節放假的時候，把金錢問題試譯出來。

承大江書舖的好意，把牠印成單行本。我倒並不想做什麼介紹名著的偉業，不過落得弄幾文版稅，解決解決自己的“金錢問題”而已。

同時讓我謝謝 Roberte Doléans 女士，她替我畫封面；再謝謝戴望舒先生，他允許把他譯的伊可維支論小仲馬的文章附載在這裏給讀者做參考；尤其要致謝的是張鳳舉先生，他替我這譯稿細校了一遍。

陸侃如記於巴黎拉丁區，

時一九三二年聖誕節後三日。

金錢問題劇中人物表

雷南特沙社(René de Charzay)

讓恩席洛(Jean Giraud)

特隆沽(De Roncourt)

杜理(Durieu)

特加約(De Cayolle)

愛利紗特隆沽(Elisa de Roncourt)

杜理夫人(Madame Durieu)

沙佛利伯爵夫人(La Comtesse Savelli)

瑪娣德杜理(Mathilde Durieu)

僕人們

布景是在巴黎。

第一二幕在杜理家中；第三幕在特隆沽家中；

第四幕在伯爵夫人家中；第五幕在杜理家中。

第一幕

(杜理鄉間別墅的一間客廳。後邊的門開向着花園；還有幾個旁門)。

第一場

(伯爵夫人；杜理)。

(伯爵夫人躺在長椅上)。

杜理 伯爵夫人，您躲避我們嗎？

伯爵夫人 是的。我敬愛的杜理先生，您給了我們個很好的晚餐，客人們都很合適。但是您們都是法國人，要在花園裏度過黃昏，因為覺得天氣熱，這是您們的事，與我不相干。我生在

納普爾 (註1),到了七月中,我覺得您們夏末的黃昏已經冰冷了,所以我躲在這裏。

杜理 我們也就要到您這兒來了。

伯爵夫人 不;讓您的客人們安安生生抽他們的雪茄吧。我只求您件事,等您外甥到了,請引他來,却不要告訴他誰在此地。您給我們一盞燈,此外便一無所求了。

杜理 雷南剛到。(叫)。雷南!

雷南 (上)。我的姨父?

杜理 有位夫人要和你講話。

雷南 和我?

杜理 和你。(向伯爵夫人)。您不再需要什麼了嗎?

伯爵夫人 沒有了,謝謝。(杜理吻伯爵夫人的手,下)。
(註1)納普爾(Naples)為意大利南部地名。

第 二 場

(伯爵夫人;雷南)。

雷南 (走近)。怎麼,是您,伯爵夫人!那麼您認識

我的姨父嗎？

伯爵夫人 我認識他已五年了。

雷南 您從未和我講起過。

伯爵夫人 雷南特沙社先生就是阿那託爾杜理先生的外甥，這是我剛才知道的，以前我能猜得到嗎？因為您的姨父名為阿那託爾（註1）。

雷南 是的；這不是他的好事情。

伯爵夫人 現在請回答我：差不多一年我未見過您一面，這是怎麼回事？

雷南 請先告訴我：您，沙佛利伯爵夫人，怎麼會認識我這位典型的布爾喬亞的姨父，而參與他鄉間別墅裏的宴會？

伯爵夫人 五年前，我從意大利來，那時已做了三個月的未亡人了。我住在默里斯旅館內。一天，我到里爾街拜訪伯里額公爵夫人。我把車子打發了，徒步回來，爲的是迎合我醫生的心理，他是常要我走路的。我走到教皇橋；我不知道從那兒過要付一個“蘇”（註2）。一個廢兵跟着問我要錢，我就摸我的錢袋。照

我的習慣，我身上是不帶錢的。我笑起來了。這個廢兵以為我譏笑他，便要我退回去。這時候有位先生在我身旁經過，他已付了錢，有權從那兒過。他瞧見了我的困難，很冠冕堂皇地向廢兵說：“拿去，這是您的錢，讓這位小姐過去”。

雷南

小姐！……這倒好聽得很……

伯爵夫人

也不為過分，尤其因為這位先生只給了一個蘇呀。我就謝謝他，同時也承認他給我的小姐的頭銜。我問他的姓名及住址，為的要還他的錢。他極願奉送，但我堅持要還，最後他算是決意答允了。次日，我去拜訪我的恩人，其實是拜訪他的夫人，因為他告訴我他已結了婚。杜理夫人回拜我，我們同吃了兩次飯。後來我旅行去了，就把這兩個人完全忘去了。又一天，我從樹林裏走，在路上遇見了杜理先生。我們繼續做朋友，方知道我們在鄉間是近隣。從這天起，有時他們到我家來，有時我到他們家去。我極願清靜

些，我唯一的消遣。便是試試使您姨母也散散心，因為她並不很快活。

雷南 我的姨父也太好了！

伯爵夫人 杜理夫人不很幸福吧？

雷南 我怕如此：但她是位很高貴的婦人，她從不訴苦。

伯爵夫人 還有這些孩子們！

雷南 孩子們？

伯爵夫人 是的。

雷南 至於孩子們，那就是瑪娣德和居達甫。瑪娣德是個好女孩子，她不肯太犧牲自己的。他的哥哥却是個大傻瓜，頭上還有條裂紋，從額角直到衣領。他寫了些重利借約，等他老子死了清賬。

伯爵夫人 他現在那兒？

雷南 他自以為在旅行呢。

伯爵夫人 喂！……您知道我非常生您的氣嗎？我寫信給您已六個月了，我一直等待您的回信。

雷南 您的信到我家時，我不在巴黎。

- 伯爵夫人 那麼您在那兒？
- 雷南 我在我的一塊地上。
- 伯爵夫人 那塊地？
- 雷南 我有塊地在里昂鐵路旁。
- 伯爵夫人 地名是什麼？
- 雷南 芳登柏淥大樹林。
- 伯爵夫人 芳登柏淥大樹林是國家的。……無聊的玩笑！
- 雷南 好，“朕即國家。”國家是個無形的業主，一切人都可代表牠，雖然他們並未真正佔有。
- 伯爵夫人 您在那塊芳登柏淥的地上幹些什麼？
- 雷南 我在省錢。
- 伯爵夫人 連郵票都要省嗎？我想您是在戀愛。
- 雷南 我戀愛？……這太費錢了。
- 伯爵夫人 怎麼太費錢？
- 雷南 在某種社會裏戀愛是要有錢才行的。喂，假定我愛您而您也愛我……假定！
- 伯爵夫人 假定吧。
- 雷南 您周圍盡是巴黎最講究的人，您又有奢侈

的習慣，而我呢，下大雨天也只能徒步來看您的，您遇着我這樣的愛人，將怎樣辦呢？

伯爵夫人 我坐了車子去瞧他。

雷南 真是女人的話！可是財富和貧窮同有專制處，牠們都只在自己的氛圍氣中生活，而不能在別處呼吸。您要走上像我這樣窮鬼的五層樓梯，您馬上就累夠了。

伯爵夫人 呵！敬愛的朋友，我聽您講。照您講來，您好像是位新約伯(註3)！

雷南 但是和那位古代的約伯比起來却沒有什麼大分別。

伯爵夫人 有人曾經告訴我，說您很有錢。

雷南 怎樣的謠言！我只有三千“里佛爾”(註4)的收入。

伯爵夫人 每月？

雷南 每年。換句話說：我每月可化二百五十法郎，每天可化八個法郎和幾個蘇。

伯爵夫人 那您怎麼過活的？

雷南 我的生活很苦；但是至少世界上沒有一個

人能命我做我所不願的事，除非是我所愛的人。這就是了。

伯爵夫人 但是這種生活不會長久的。您將來總要結婚。

雷南 我的錢不夠兩個人化。

伯爵夫人 您可以娶一個有錢的女人。

雷南 我不願出賣我自己。

伯爵夫人 您要自由過活？

雷南 是的。

伯爵夫人 好！您或許是幸福的！

雷南 不僅是“或許，”我確實是幸福的。

伯爵夫人 我希望也能如此說。

雷南 您不幸福嗎？

伯爵夫人 我有時很不舒服。

雷南 您太有錢了。

伯爵夫人 我不知道。想想看，我負了不少的債了。

雷南 您怎麼弄得負起債來？

伯爵夫人 我不知道。我買了些衣裳，開了些跳舞會，如一般女人一樣。人是該穿些好衣裳，開些

跳舞會的。

雷南 於是您就欠債了？

伯爵夫人 呵！不要同我說這些吧！……這太可怕了！昨天我一個人在家裏，便查閱一下商店裏未付錢的賬單：除別的東西外我欠了帽子錢三萬八千法郎，手套錢一萬一千法郎，衣裳錢五萬二千法郎，鮮花錢二萬八千法郎，披肩及花邊錢十一萬法郎。我還沒提起馬商，車商，珠寶商；他們不願送賬單來，我也不知道確數若干。我蓋了一所房子，這就化了我一百萬；而那替我裝修的匠人計算下來，又化了三十四萬七千八百八十七法郎五十“生丁”（註5）。

雷南 這五十生丁真可愛極了。

伯爵夫人 可不是嗎？這五十生丁可以使這好傢伙的賬單像個真的似的。

雷南 您的總管呢，那麼他有什麼用處呢？

伯爵夫人 我的總管已走了，他現在靠我的錢過活。他有好法子：兩年來，他把一切賬單都藏在

抽斗內，從不還賬；我要多少錢便給多少錢。這倒是很簡單的。

雷南 怎樣的浪費？

伯爵夫人 有什麼辦法呢？二十二歲我便做了未亡人了，又沒有父母。人家把我嫁給沙佛利伯爵，他給我個豐富的遺產；他自己呢，對於金錢進出也並不比我多知道什麼。

雷南 他是個年輕人吧？

伯爵夫人 六十歲了。

雷南 爲什麼死的？

伯爵夫人 爲年輕而死。（雷南笑）。不要笑：他是個很可愛的人。無論如何，我是做了未亡人了，單身過活，只有幾個管家。財產散在歐洲各處；俄國中部有幾塊地，冉納及羅馬有幾所房子，殖民地地上還有些新墾闢的地，或者在西西里還有座山，帶着個發烟的真火山口呢。可是我並未把牠認爲有收入。

雷南 恰相反吧。

伯爵夫人 現在我要整理產業，換成現錢，統統放在法

- 國；要確實知道我所有的數目，然後住定在巴黎，減省地過活。我極願變得吝嗇一點，
- 雷南 那至少總可以使您消遣消遣一些時光。但是目前我給您個好主意。您同席的有……？
- 伯爵夫人 有您的姨母，姨表妹，姨父，特加約先生。
- 雷南 這是個聰明高尚的人。他是赤手成家的。
- 伯爵夫人 還有特隆沽先生和他的女兒。
- 呵！就說到這裏爲止。特隆沽先生是波都省一個世家出身的。他有一位哥哥是很好的化學家。他發現了一種東西，却使他毀了產，如一切新發現一般。這位哥哥想着快要破產了，便憂愁而死。特隆沽先生真像個貴族似的，代他哥哥負責，不願他家裏有一個人欠別人錢。這就化完了他所有的三十萬法郎的財產。您知道結果怎樣？
- 伯爵夫人 他破產了。
- 雷南 自然。他還欠了十萬法郎。
- 伯爵夫人 那他怎麼辦呢？
- 雷南 他現在還欠着，只是他一無所有了，只剩下

個一千五百法郎的位置。

伯爵夫人 可憐的人！

雷南 因為他的女兒只靠教鋼琴過日，所以債主們也不再追索。即使追索也無用，不如裝個慈善樣子好了。

伯爵夫人 但是他的家庭不能……？

雷南 破產的人便沒有家庭了。您該做的事就在此。

伯爵夫人 請說吧。

雷南 今天晚上，您滋特隆先生坐您的車回巴黎。

伯爵夫人 有兩里路。

雷南 這樣正可以溜一溜您的馬。您既然沒有總管，而您又少不掉個總管，您可以問他願否就這位子。

伯爵夫人 他是個貴族，要是拒絕我呢？

雷南 要是他拒絕您，那定是您問得不得體。他會接收的，他可以清理您的事務，他自己也可以和債主協商，您就救了一個好人了。

伯爵夫人 這正湊巧，因為我將有個短期旅行，我正在找個能在我旅行期內負責做事的人。

雷南 至於他的女兒……

伯爵夫人 真的，他的女兒，我怎樣處置呢？

雷南 您帶她在身邊吧。

伯爵夫人 以後呢？

雷南 以後您打發她出嫁。

伯爵夫人 嫁給誰？

雷南 從那些伺候您過日子的執袴子弟們中找一個便了。(停一下)。您想什麼？

伯爵夫人 我想起一個困難。

雷南 已有困難了嗎？

伯爵夫人 特隆沽小姐可以嫁嗎？

雷南 一切女人都可嫁。

伯爵夫人 那也不一樣。她不是名為愛利紗嗎？

雷南 是的。

伯爵夫人 在席上我就想：什麼地方我曾聽見說起過這位小姐？現在我記起來了。她從前也出入於交際場中的。

雷南 一點不錯。

伯爵夫人 關於這位特隆沽小姐，却有一段故事。她不是該同作曲家馬克斯余伯爾結婚的嗎？

雷南 是的。

伯爵夫人 這婚事並未實現？

雷南 誰不會在婚事上出過岔子呢？

伯爵夫人 是的，但還不止如此，彷彿還有文章呢。

雷南 誰告訴您的？

伯爵夫人 我並不知道，我只聽人說……

雷南 或許說馬克斯已經和她發生關係了？

伯爵夫人 這就是了。

雷南 人們還說諾頓爵士是您的情人，您既到英國去，一定是……

伯爵夫人 啊！但是，我……

雷南 您，您愛怎麼着便怎麼着。一樁事情在窮女子算是個大岔子，在闊少奶只是一個偶不經心罷了。人們對於同一件事，常用不同的字眼，重要的只看能有多少錢。

伯爵夫人 您看您多麼燥急！……

雷南 這爲的是我的朋友。

伯爵夫人 那麼您是特隆沽小姐的朋友嗎？

雷南 是的。

伯爵夫人 她倒很幸福。

雷南 她配這樣。愛利紗是個很可愛的女子。

伯爵夫人 您就稱她爲愛利紗嗎？

雷南 我認識她已有十二年了。

伯爵夫人 請說下去。

雷南 我說：愛利紗是個很可愛的女子，有品格，有才能，而且又不幸福。這在您在我就是沒法子再駁倒的理由了；我們知道在這世界上應該作的是什麼，我們不打算假裝道學。每個女子都有些小祕密。您只須注意一件事，就是您可以幫助一個好人和一個好女子。照那樣辦罷；作好事，讓別人愛怎麼說便怎麼說……

伯爵夫人 這就如此說定了。

雷南 您答允了？

伯爵夫人 在我走以前總安排妥當。

雷南 這就好了。

(註1)阿那託爾 (Anatole) 爲法國平民常用的名字，而特沙社是貴族，故伯爵夫人如此說。

(註2)蘇 (Sou) 爲法國錢幣名，值一法郎的二十分之一，合華幣一分左右。

(註3)約伯 (Job) 爲聖經中人物，初富後貧。

(註4)里佛爾 (Livre) 爲法國古錢幣名，其價值隨時地而異。講起收入時，即指法郎而言，故三千里佛爾即三千法郎。

(註5) 生丁 (Centime) 爲法國錢幣名，值一法郎的百分之一，五十生丁約合華幣一角。

第 三 場

(伯爵夫人，雷南，杜理夫人)。

杜理夫人 (上)。我們已讓您們談夠了吧？

伯爵夫人 是的，我親愛的杜理夫人，我們也那麼說來的……

杜理夫人 現在我來通知一件小事情。

伯爵夫人 好。

杜理夫人 有位先生要進來，我來請求您的允許。

伯爵夫人 府上的客人，那有要我允許的道理？

杜理夫人 因為席洛先生同別人不大一樣。

雷南 席洛先生是誰？

杜理夫人 這是個暴發戶。

伯爵夫人 什麼時候發起來的？

杜理夫人 不多時候。所以不像個上流人，只是外子對他很好。

伯爵夫人 我們見見他吧。他年老嗎？

杜理夫人 他還年輕。

伯爵夫人 這倒可以原諒。

杜理夫人 他同特隆沽小姐來了。

伯爵夫人 呵！他衣服穿得却漂亮！

第四場

(伯爵夫人，雷南，杜理夫人，讓恩，席洛，愛利紗，杜理，瑪娣德，特隆沽，特加約)。

讓恩 (上，和愛利紗講着話)。車子是歐來號的，

馬是特拉克號的。我可以說我的馬是巴黎最好的一對。

愛利紗 真的，先生，這套車馬非常堂皇。馬具鍍了金，在日光中該很耀目。

讓恩 你知道我的匠人不願意鍍金嗎？

愛利紗 那未免可惜了。

讓恩 小姐，假使令尊和您想到樹林中散步，我的車可供使用。

愛利紗 我怕使您不方便，先生。

讓恩 我還有別的呢！想想看，我有一輛四輪車…

杜理 （驕言道）。我敬愛的席洛先生！……

讓恩 請說。

杜理 我願意您……

讓恩 （驕言道）。剛才我和她講話的小姐是誰？

杜理 是特隆沾小姐。

讓恩 特隆沾！她是貴族嗎？

杜理 這位可憐的女兒也只有貴族的虛銜；她同她父親都不幸福，也不很有趣；但是從前他們富有時，我已和他們認識了，所以未便中

止來往。

讓恩 這位女兒倒還可愛。

杜理 她還不錯。但是，請走過來，我介紹給您一位極富極貴的夫人，家財千萬，非同小可。

讓恩 (拿指頭指伯爵夫人)。就是那位夫人嗎？

杜理 是的，但是不要拿指頭指她。

讓恩 我遇見過她，可是從未講過話。

杜理 請走過來。認識她於您很有用處。(向伯爵夫人)。讓恩席洛先生……

伯爵夫人 (行禮)。先生。

讓恩 伯爵夫人……(他拉了張椅子，想坐下，但又不知如何安放，故終於站着)。

雷南 (向瑪娣德)。你不願再和我講話嗎，表妹？

瑪娣德 我嗎？很願和你講話。

雷南 你彷彿見我在那兒就要避開。

瑪娣德 沒有的事；我是去吩咐進茶。

雷南 你有點不高興，是不是你的洋娃娃弄壞了？

瑪娣德 正是。

雷南 我再給你帶一個來。

- 瑪娣德 這就行了。
- 杜理 (向雷南)。你教我記起有一句話要在你走以前告訴你。
- 雷南 好。
- 讓恩 (向伯爵夫人)。您不認識我嗎？
- 伯爵夫人 不認識，先生。
- 讓恩 我却很快就認識您了。這是很簡單的。像您這樣的人，只要瞧見過一次，就永遠“寄得”(註1)了。
- 伯爵夫人 (自語)。“寄得”却錯了。
- 讓恩 我告訴您吧。七八天前，您到冬園附近，極樂街旁，去買所房子。
- 伯爵夫人 這是真的，先生。
- 讓恩 那是路易十三式的房子。
- 伯爵夫人 不是吧，是路易十五式的吧。
- 讓恩 我以為路易十三時候的。可是路易十三，路易十五，也無甚差別。從祖父到孫子，也並不很遠。
- 伯爵夫人 或許比人家所想像的還遠些(註2)。

讓恩 不然。路易十三，路易十四，路易十五，這都是一家子。我說了傻話了？

伯爵夫人 沒有的事。

讓恩 因為我常說傻話的。當您來瞧這房子時，在主人客廳內有人正和主人講話，那便是我。

伯爵夫人 我很榮幸，先生。

讓恩 是的，我是去買那所房來的。我們在爭論五萬法郎，其實只是個小數目。我向主人遞個暗號，他就向您說這房子剛剛出售了。當我瞧見像您那樣的人也要來買，我便更急於買牠了。

伯爵夫人 太恭維我了，先生。

讓恩 但是現在我既是主人了，一切聽您吩咐。

伯爵夫人 什麼價錢？

讓恩 不要錢，悉聽尊便。

伯爵夫人 我等候着減些價呢，先生，否則太貴了。（她站起來，走向雷南，時他正在和愛利紗及特隆沽先生說話）。他要轉給我一所房子。

雷南 有傢具嗎？

伯爵夫人 (笑)。我想是有的……

讓恩 (自語)。這回却說了傻話了，真的傻話。

僕人 席洛男爵的僕人們問一聲是否要在這兒等候着。

雷南 (向伯爵夫人)。席洛男爵。這才怪呢！

讓恩 (向僕人)。朋友，請告訴我的僕人們等候着……您等一等。請告訴我的僕人們，當我同別人一起時，不要叫我男爵。若我一人獨處，既然他們要這樣，那叫一聲也還不妨。我無意中鬧的笑話已經夠多了，再沒意鬧這一個。這二十法郎給您做酒錢，去吧。

杜理 (向伯爵夫人)。他還聰明，是不是？

伯爵夫人 他很有趣。

讓恩 真的，誰都知道我不是男爵。

瑪娣德 他的話說太多了，要把剛才那番話的味兒糟踏掉了。

讓恩 這位雷南特沙社先生，他不認識我，或者裝個不認識我的樣子。但是我却認識他，他也遲早總能說出我是誰來的。

- 雷南 我嗎，先生？
- 讓恩 是您。不過我已是小孩子時，您還只是個小娃娃呢。今年貴庚多少？
- 雷南 二十八歲，先生。
- 讓恩 我已三十七歲了，這個差別却不小！您真活像令尊大人！特沙社老先生真是個好人。
- 雷南 先生，您却使我迷惑了，我真不信會有和您會見的光榮。否則我總會記起來的。
- 讓恩 這句話却不懷好意，但也不打緊！人家還對我說別的壞話呢。您總記得法朗蘇席洛，他是特沙社老先生在凡來納公館中的園丁？
- 雷南 不錯。他是個好人，我的父親極看重他。
- 讓恩 他就是我的父親。
- 雷南 不錯……他有個大兒子……怎麼！這就是您？
- 讓恩 這就是我。哈！哈！我正如人家所說自己造了個前程。有些人說到他們的父親就臉紅，我偏誇說我的父親，這是我和他們不同的地方。

- 雷南 那麼老席洛現在怎樣了？呀！得罪了！……
- 讓恩 不要介意，我們鎮天都叫他老席洛。他現在還做園丁，只是做自己的園丁。從前尊大人不得不賣的那所房子，現在就是他的。這個老席洛當時只有一個念頭，就是要作那房子的主人；我就替他買了來，他便如魚得水般的高興了。假使你願意，我們去和他吃一頓飯，他一定極願意見您。一切都會改變，哼！……我們從前做僕人的地方，現在我們是主人了，但我們並不爲此更加自誇。
- 伯爵夫人 他誇過了暴發戶的鴻溝，(註3)肯直認他的父親。現在沒有人阻止他了。
- 讓恩 很久我就想看您；但我沒知道您如何接待我。
- 雷南 我很樂於款待您，如我的姨父款待您一般；我們只能責備一個用不正當方法來致富的人；若是一個用他的聰明同他的正直致富而且將他的財富使用得很高尚的人，什麼人都願款待他，如這兒款待您一般。

讓恩 其實使用得高尚與否都非必要，要緊的只是他自己賺來了他的錢。

杜理夫人 啊！席洛先生，您這句誇把以前所說的好話都糟蹋了。

讓恩 夫人，我說這話並不爲我自己，但我很明白我所說的話。金錢就是金錢，不管在誰的手裏。這是唯一的權威，人家不能議論的。人家議論道德，美，勇敢，天才，但從不議論金錢。沒有一個文明人不在早上起身時就認識金錢的權威的；沒有錢，他就沒有房子住，沒有牀鋪睡，沒有麵包吃。街上這些擁往熙來的人，從那在重擔下出汗的腳夫起，至那在馬車上到交易所去的百萬富翁止，他們奔向那兒去！那個追求十五個蘇，這個追求十萬法郎。爲什麼有這些鋪子，這些船隻，這些鐵道，這些工廠，這些戲院，這些博物館，這些兄妹間父子間的訴訟，這些新發現，這些離異，這些暗殺？都爲的這幾塊或白或黃的人們稱爲銀和金的金屬。在這追

求金銀的大賽跑之後，誰是最受尊崇的呢？就是賺錢最多的人。現在的人只應該有一個目的，便是發財。在我呢，這是我唯一的目的。現在我已達到了，我恭喜我自己。從前人們都說我醜，蠢，討厭，現在人們都覺得我漂亮，聰明，可愛。上帝知道我到底是否聰明，可愛，漂亮！要有一天我儂得破了產，變成和從前一樣的窮讓恩了，恐怕全蒙馬脫山的石廠裏的石頭全摔我頭上還嫌不夠吧。好在這一天還遠着呢，我的同事們就令先後破產了，恐怕我還沒有破產。總之，我給金錢的最大頌詞是：像這兒的交際場中，居然有人肯耐心聽一個園丁兒子的話，聽得如此之久，他並無別的可以引人這樣注意的權利，只是賺得了小小的幾百萬家私罷了。他剛才說的話却是真的。一個園丁的兒子！這真是夠古怪了！他是看透了我們的時代的真相的。

杜理

杜理夫人 我敬愛的特加約先生，您對此作何感想？

特加約 夫人，我以為席洛先生的理論只在他所生活的團體中是對的，因為那是個投機事業的團體，牠唯一的目的當然是金錢。至於金錢的本身，牠固然引起了些壞事，却也引起了些偉大高尚的事。這好像人們所說的話似的，在一些人嘴裏是件壞東西；在另一些人嘴裏是件好東西，全看人們如何使用牠。不過人們每天早上醒來，爲了要不取人家的東西，必須有錢方能自安；這種金錢的需要，也曾造就了各時代的聰明人。爲了這種日常金錢的必要，我們才有：佛蘭克林，他原先是印刷店的工人，莎士比亞，他是戲院門首看馬的人，而這戲院後來卻因他而不朽；馬夏樊，他做過弗洛倫共和國的書記，月薪只四十五法郎；拉發爾，他是雨爾地方畫工的兒子；盧梭，他做過書記，刻匠，謄寫員，還不能天天有飯吃；甫爾頓，他先做畫匠，後來做機械工人，可是給我們發明了汽船，……還有許多許多！要讓這些人都生

在有五十萬收入的家內，也許他們裏面大抵誰也不能作成後來的那番事業。所以您所說的向金錢的追求，也有牠的好處。即使牠能使一些笨伯或渾蛋發財，替他們賺得下級人員的尊敬，賺得那些與社會只有金錢關係的人的尊敬，可是在另一方面牠也能增進人的才能，使這些才能不至耽於安樂。因此金錢雖小有過失，也可得人家原諒。真的社會，您差不多還未認識席洛先生；但等您走進那裏去以後，您就可知道一個人在那裏被或不被款待完全靠他個人本身的價值。不必遠求，您只瞧瞧您的周圍，就知道金錢並無您所說的那種勢力。比如沙佛利伯爵夫人，她有五十萬法郎的收入，而她不去和那些鎖天包圍她公館的百萬富翁同席，卻來和杜理先生及夫人同席，他們只是普通的布爾喬亞，和她比起來真不能算有錢；爲的是願意會見特沙社先生，他卻只有一千“愛居”(註4)的收入，而並不肯因爲幾

百萬而做自己不願的事；又爲的是願會見特隆沽先生，他也只有一千五百法郎的位置，因爲他把一切產業都交給了債主，其實並非他自己的債主，他很可以不管的；又爲的是願會見特隆沽小姐，她也爲同樣的自尊心和責任心而犧牲嫁資，又爲的是願會見杜理小姐，她只願和正直的人結婚，不管現在將來有無富敵國王克來蘇(註5)的人來求婚；最後爲的是願會見我，而我對您所稱爲金錢的這東西卻有極深的厭惡。現在，席洛先生，假使我們聽您的話如此之久，那是因爲我們都是有禮貌的人，而且您的話也講的很好。但這其間並無對您鉅萬家財獻媚之意；證據是，人們聽我的話比您的話更久，而我並不能像您那樣每句話裏都含有一千法郎的鈔票。

讓恩 (向杜理)。剛才講話的先生是誰？
杜理 這是特加約先生。
讓恩 路局主任？……

- 杜理 是的。
- 讓恩 (向特加約)。特加約先生,您可以相信我會見您很覺得榮幸。
- 特加約 我相信,先生。(他轉過背來)。
- 特隆拈 (向杜理)。特加約對這位暴發戶很嚴厲。
- 杜理 這些有金錢關係的人們常常彼此互相傾軋
- 特加約 (叫)。杜理!
- 杜理 敬愛的朋友?
- 特加約 您在什麼鬼地方認識這位讓恩席洛?
- 杜理 這是我的兒子給我引來的,他也不是個壞孩子。
- 特加約 也許不壞;我猜你要同他合作呢。
- 杜理 自然!
- 特加約 小心些。
- 杜理 他比您們還機靈些。
- 特加約 我就爲這一點替您耽心。
- 杜理 但是我比他更機靈。
- 特加約 那更糟了。再見!
- 杜理 您就走了?

特加約 是的，我有許多事要做，我們明天有一個會。再見。(下)。

(註1)“寄得”即是“記得”此處用以示讓恩席洛之不學。原文爲 S'en rappelle, 動詞 se rappeler 當有個直接賓詞而他却用了個間接賓詞 en。在中文不易譯出，故以別字代之。

(註2)路易十五爲路易十三的曾孫，而不是孫兒，故云然。

(註3) 鴻溝原文爲盧比恭河(Le Rubicon)是意大利與高盧的分界，凱撒不管一切，越過此河，遂成典實。

(註4) 愛居(écu)爲法國古錢幣，值三里佛爾。

(註5) 克來蘇(Crésus) 爲小亞細亞古國里地(Lydie)國王，約當紀元前六世紀，以富著稱。

第五場

(人物同前，除去哈加約)。

讓恩 (向愛利紗)。他們在那兒說我壞話。

愛利紗 先生，誰能教您這樣疑心來的？

讓恩 我覺得這樣。但重要的只要您不說我壞就是了。

愛利紗 我能說您什麼不好呢，先生？我認識您還不到一點鐘呢。

讓恩 說別人壞，較之說別人好並不需要更長的時間。我認識您也只是一點鐘，但我却想到您的種種好處。

瑪娣德 席洛先生！

讓恩 小姐？

瑪娣德 請允許我說一句話。

讓恩 小姐，請說。

雷南 (向愛利紗)。您已經說服了席洛先生了？

愛利紗 我現在漸漸覺得。

雷南 假使您做了席洛夫人？

愛利紗 什麼瘋話！

伯爵夫人 特隆先生！

特隆沽 夫人?……

伯爵夫人 您可否和我講幾句話?……(向雷南)。勞駕
瞧一瞧我的車子在不在那兒。(雷南下)。

讓恩 (走向瑪娣德)。小姐,我聽您的話。

瑪娣德 我負了種對於您的使命,先生。

讓恩 什麼使命?

瑪娣德 還您五百法郎,是您在馬賽借給家兄的。

讓恩 這不忙,小姐,假使令兄還需要這錢……

瑪娣德 不然,先生。家兄寫信來要家母還這錢,家
母因為擱了這麼久,真抱歉得很。但是您知
道要一個掌家的母親替兒子還五百法郎的
債,是不容易的,尤其在父親不應該知道底
細的時候,因為我們請您別向家父說。這是
少年人的秘密,只與母親和妹妹相干的。
(她給他一個小錢包)。

讓恩 但是,小姐,您還的錢放在一個漂亮錢包
內,我却並未借錢包給令兄。

瑪娣德 這是我繡的,先生。

讓恩 這又是一個祕密嗎?

- 瑪娣德 不是的，這是合法的利息。(她走開)。
- 讓恩 (數着錢，自語)。五百法郎。恰好不錯。這些上流人還錢却另有一種格式。錢是他們欠的，他們却好像並未欠錢似的。
- 特隆沽 (向愛利紗)。親愛的孩子，我要走了。
- 愛利紗 既然杜理先生給您個房間，今晚爲何不留在這兒呢？明天回去吧。
- 特隆沽 伯爵夫人願送我回去，我已答允了。她說有話和我講，我不知道她有什麼話。而且明天一早我必須在城內，我和律師柏底德先生有個約會。我的債主們教人向我建議，若我能付一萬法郎，便算一切都清了。但是那裏去找這一萬法郎呢？
- 愛利紗 在這種情形之下，特加約先生或許肯借一萬法郎給你。
- 特隆沽 或許！無論如何，且看那律師明天怎樣對我說。(他吻她)。
- 雷南 (上，向伯爵夫人)。您的車子在那兒。
- 伯爵夫人 在我動身之前，可以會見您嗎？

- 雷南 不消說。
- 伯爵夫人 我那時告訴您，我替您所保護的兩個人辦了的事情。
- 杜理夫人 (向杜理)。晚飯還合適吧，朋友？
- 杜理 很好，很好。貴吧？
- 杜理夫人 不貴。
- 讓恩 (向愛利紗)。小姐，您今晚回城嗎？
- 愛利紗 不回，先生。我留在這兒，和瑪娣德玩幾天。
- 讓恩 那麼我可以再見到您嗎？
- 愛利紗 可以的，先生。
- 伯爵夫人 (向杜理夫人)。再見，我親愛的杜理夫人。
- 杜理夫人 您沒太覺得厭煩吧？
- 伯爵夫人 恰相反，我很高興呢。您那位席洛先生有點古怪，幾時我要獨自請他一下。(向瑪娣德)回頭見，親愛的孩子。(她吻愛利紗)。再見，小姐。
- 愛利紗 再見，夫人。
- 杜理 回頭見，伯爵夫人，回頭見。(瑪娣德來與伯爵夫人作別，伯爵夫人也吻她一下)。

杜理夫人 (向瑪娣德)。這星期的賬，你弄完沒有？

瑪娣德 還沒完呢。

杜理夫人 去找賬目來交給我。你就誤了。今晚須弄清楚。我要陪伯爵夫人去，回頭再來找你。(她們下)。

第 六 場

(人物同前，除去伯爵夫人與杜理夫人)。

雷南 姨父，我要走了。您有什麼話同我講？

杜理 你須做一件事。明晨，你給我寫這幾句話來：“我敬愛的姨父，不要打算我星期三能來吃飯。我回家後接到一封信，要我在那天和個人會面，這個人我曾向您說起過，您知道我戀愛，這是個鄭重的婚姻問題。我會去告訴您種種信息。假使有一種手續要辦，我信賴您的幫助。”(說這段話時，讓恩坐在鋼琴旁，彈着牧女曲，只用一個指頭)。

雷南 這就完了？

杜理 是的。

雷南 您知道我不懂……

杜理 我們再見時，我把這大祕密說明給你聽。你務必寫來。

雷南 您明天就可收到。再見。

杜理 再見，親愛的孩子。

讓恩 (向雷南)。特沙社先生，您可以坐我的車嗎？

雷南 多謝，多謝，我坐火車去。

讓恩 坐到車站……

雷南 我走去。

讓恩 怕要下雨呢。

雷南 我有雨傘。(伸手給愛利紗，向她說)。晚安。

愛利紗 晚安。(雷南下)。

第七場

(杜理，讓恩，愛利紗)。

杜理 (向讓恩)，多好玩的孩子！他只缺少二萬五千里佛爾的收入。

讓恩 (向杜理)。什麼時候我們可以談天？

- 杜理 是不是您得到了好消息了？
- 讓恩 我永遠只有好消息。
- 杜理 那很好，尤其因為我正需要錢。我將嫁小女，而現在女婿却是很值錢的。
- 讓恩 您若需要錢，我介紹個好買賣給您。
- 杜理 什麼買賣？
- 讓恩 您可曾提取您應得的四萬法郎嗎？
- 杜理 這是明天的事，至少他們已允許明天可取。
- 讓恩 您把這四萬法郎給我，您將來就知道好處了。
- 杜理 啊！
- 讓恩 您且讀一下這個。這是我們合股公司的草案，用心讀一下，過幾天我們再討論。回頭見。
- 杜理 啊！是的，是的。順便我要同您講……（他和讓恩同下。愛利紗獨自留着，彈一下鋼琴，隨後又枕首臂上，開始沉思。）。

第 八 場

(瑪娣德, 愛利紗)。

瑪娣德 (上)。你在幹嗎?

愛利紗 沒有什麼;我翻一下樂譜。

瑪娣德 這是馬克斯余伯爾先生近作的樂章,他送給我,我彈了幾段,可並不好。

愛利紗 我不贊成你的意見。馬克斯余伯爾先生很有才幹。

瑪娣德 你是說他從前有才幹。

愛利紗 你爲什麼要反對馬克斯余伯爾先生?

瑪娣德 我討厭他。

愛利紗 因爲?

瑪娣德 因爲他使你傷心。

愛利紗 使我傷心?

瑪娣德 我雖是女孩子,却也瞧見過不少的事情。

愛利紗 你瞧見過什麼?

瑪娣德 我瞧見你從前愛余伯爾先生。

愛利紗 你瘋了。

瑪娣德 我很知道;你從前愛他。

愛利紗 誰把“愛”這個字引到家裏來了?你這女孩

子遇到了這個字，却不知道究竟是什麼。

瑪娣德

你要把牠付之一笑，我也願意。但無論如何，你若不嫁，那確是因為你願嫁余伯爾先生，而不願嫁別人。

愛利紗

我不嫁是因為沒奩贈的女子是無法出嫁的，我直等到二十四歲就爲此。至於余伯爾先生，他不愛我的證據是，他已娶了一位有錢的女子了。若他有忍耐幾年因苦的勇氣，或許他可成一個天才。然而不然。他貪圖享福，而不致力於他該致力的藝術。我的意見，以爲藝術家應該獨立生活，因為藝術的第一條件是自由。如果他遇到一個夠傻，能愛他，夠幸福，能得他的愛的女子，那麼她應該爲他犧牲自身的一切，却並不要求報答。小妮子，這就是我對於一般藝術家，尤其是對於余伯爾先生的意見。你還未到懂得這一點的年齡，倘能永遠不懂倒也更好。生活並不向你要求什麼，你年輕，你有錢，你可嫁一個自己選擇的人，你可以做一個好

妻子，一個好母親。而別人則屈服於上帝安排的命運之下。你瞪着那麼大的眼睛幹麼！

瑪娣德 我聽你說。

愛利紗 (吻她)。閉着眼吧，我已說完了。你拿着什麼？

瑪娣德 這是本星期的賬。肉鋪的賬單，麵包鋪的賬單……

愛利紗 算你的賬吧。你若嫁你表兄。你應該會算賬。

瑪娣德 誰告訴你的？

愛利紗 我也有眼睛，我瞧見。

瑪娣德 你到那兒去？

愛利紗 我要睡了。

瑪娣德 等一會兒。

愛利紗 你想和我談，那却不必。我不願知道什麼，也不願說什麼。而且令堂來了。

第九場

(瑪娣德，愛利紗，杜理夫人)。

杜理夫人 (上)。你拿了賬單來了？

瑪娣德 是的，媽媽。

愛利紗 晚安，夫人。

杜理夫人 (吻她)。晚安，親愛的孩子。(愛利紗下)。

第十場

(杜理夫人，瑪娣德)。

杜理夫人 瞧瞧看。(她查賬單)。“麵包鋪二十法郎，肉鋪九十法郎。……雜貨鋪……”

(第一幕完)

第二幕

(布景同前)。

第一場

(杜理夫人，雷南)。

雷南 (上)。早安，姨母。

杜理夫人 早安，親愛的孩子。

雷南 姨父不在家？

杜理夫人 他馬上就回來。但我很高興能單獨見你一下，我親愛的雷南，正好和你談談那一天不能談的話，就是我全未與聞你姨父的那些計劃。

雷南 而且我也不很清楚。

杜理夫人 你的姨父會告訴你的。這是他的事。他不許我參與家中任何事件，除非教我省錢。你的母親和我是姐妹，雖然不同母。特沙社夫人有點小產業，是她母親給她的。尊大人很愛她，就結了婚。我呢，杜理先生來求婚時，我

正怕不易出嫁。他雖只是個布爾喬亞，但很有錢，而且當時也無別人和他競爭。我的父親在宮廷內很有寵，允許替他找個州長的職位和男爵的銜。皇帝也准了這兩件。婚事舉行了，不料六個月後，在杜理先生將受任命的前一天，七月革命爆發了。

雷南 我懂得了；他永遠沒原諒您這七月的革命。
杜理夫人 而且他使我覺得，不管我的祖先如何，我只是個有福氣嫁富翁的窮女子。你瞧，夫婦中一人帶了錢給另一人，他就在家庭中有了特殊地位，無法可以和他鬭爭的。我的禮讓或者增重了我的依賴性，但我也漸漸知道我的丈夫是有他的權利的。沒有他，我能有這些侍候我的僕人嗎？我也許要像愛利紗般年輕就教書，而且以後又變成什麼呢？因為愛利紗也不知將變成什麼呵！連我的孩子們，也好像屬於我的少，屬於他們父親者多，因為即使我給了他們生命，他們父親却給了他們生活的資料。廿二年來，我記賬，我

交賬，我付賬，却沒有一百法郎是我可以自由處分的，除非我賣去一兩件我母親給我的珍寶。最近爲了我兒子借了席洛先生五百法郎，我也是賣了才還的。這就是人家所謂好婚姻，親愛的孩子。

雷南 我現在知道席洛先生到府上來的原因了。

杜理夫人 居達甫在馬賽一個會裏認識他，借了他五百法郎，却沒法還他，便教他帶一封信給我，要我還他。我沒有這筆款子，便不由自主的變成席洛先生的欠戶了。在我張羅錢的時候，他老到我家來；他漸漸和杜理先生很要好，允許替他賺錢。

雷南 老是這一套。

杜理夫人 現在，親愛的孩子，這一切只我兩人知道。你的姨父來了。

第二場

(杜理夫人，雷南，杜理)。

杜理 (向雷南)。啊！你很守信，我的孩子……

雷南 您寫信要我十一時來，現在恰恰十一時，雖然您的鐘上是十一時一刻了。

杜理 鐘太快嗎？

杜理夫人 是的，朋友。

杜理 什麼時候起的？

杜理夫人 好些時候了。

杜理 應該叫那賣鐘的商人來。

杜理夫人 朋友，我們買這鐘已十五年了。

杜理 有什麼關係！那商人担保這鐘的。

杜理夫人 但是那商人已經死了。

杜理 他該有個承繼人。我叫您寫的信可曾寫嗎？

杜理夫人 是的，我已寫信給您的裁縫，叫他換去您去年那件外衣的裏子。

杜理 還有給鞋匠的信呢？

杜理夫人 我替您向他定兩雙雙底的大靴。

杜理 這就是了。還有什麼要同您說的？……啊！洗衣女人在等着您呢。

杜理夫人 我把您同我講的話都記下了。

杜理 我少了個手巾。她給我的背心不是我的。商

標相同，質料卻不一樣。她給我的背心是斜紋布的，但我的是法蘭絨的。這很容易認清，我真不懂爲何弄錯了。

杜理夫人 我會把錯的改對。(下)。

第三場

(雷南, 杜理)。

杜理 你給弄糊塗了。

雷南 可不是。

杜理 那麼我不再繞灣了。你是聰明的，你是個好孩子！

雷南 是的，姨父。

杜理 你知道我對你很有好感。

雷南 不知道，姨父。

杜理 你懷疑嗎？

雷南 您對我的好感還不到能借二萬五千法郎給我的程度。

杜理 那自然，但此外也還有好感的證據。

雷南 比較更不化錢的證據吧。……您放心罷，而

且我不打算問您借錢。

杜理 呵！我懂得你的主意，你是個正經孩子。我要你寫的信已收到了，但這還不夠。

雷南 我聽您吩咐。

杜理 你寫的那些話，應該去告訴一個人，並且要說得更清楚一點。你的信好比是個散兵，火已開了，現在應該趕忙來個襲擊。

雷南 您的比喻使我抖擻，我的姨父！請說明一下。

杜理 你知道我對你姨母的關係。

雷南 是不是您要訴說她？

杜理 不是的。但是你的姨母並沒有特沙社夫人般的嫁資，我娶她只爲她一個人；這是我所幹的蠢事。

雷南 照您那概括的話看來，那正是一個大大的幸福。您的夫人是個天仙。

杜理 不錯，她是個很高尚的女人，但是假使她自己有點財產，那也不會壞事呀。假使她在我這兒不很幸福，便是爲了這一點。我從前就

看得很清楚，現在也還看得很清楚。我爲此難受，但是有什麼法子呢？

雷南 好漂亮！

杜理 你說？

雷南 沒說什麼，姨父，請說下去。

杜理 這爲的是要說明這一點：一個有錢的人娶個沒嫁資的女子，而女子自以爲是好姻緣，這與一個有錢的女子嫁個窮人，同爲大蠢事。應該兩方面帶同樣的財產來，這是相互的保證。一個人的財產若全從女人處來，那算什麼呢？當那社會……

雷南 姨父，我們坐着談不好嗎？

杜理 不錯，這樣好些。（他和雷南都坐下）。我的孩子是我教養的，他們繼承的也是我的財產，給他們嫁資的也是我，所以當他們結婚時，自然我不讓他們做我做過的蠢事。

雷南 這很對。還有呢？

杜理 你和我意見相同？

雷南 自然！假使您向我說這些話，無非是要我附

和您。否則這樣說下去，永遠說不完。

杜理

現在才十一時十分呢。

雷南

這一天這樣也算是起頭了。

杜理

我和席洛先生的約會還在十二點鐘。

雷南

那麼聽您的便吧。

杜理

直截了當地說吧。我替你表妹找了個好配偶。

雷南

那好極了。

杜理

這使你高興？

雷南

自然。

杜理

但是當我告訴瑪娣德時，你知道她回答什麼？

雷南

不知道。

杜理

她說她愛你，不願嫁別人。

雷南

這並不錯。我可以做個好丈夫。

杜理

你可以做個好丈夫，但你却不是個好配偶，老實講。

雷南

別爭論吧，我贊成您的話。那麼，您打算……？

杜理

就是請你寫那封信，說……

雷南 說我要同別人結婚！您就把這信交給瑪娣德？

杜理 是的。

雷南 這倒很巧。她說什麼？

杜理 她笑了。

雷南 好，您該滿意了？

杜理 很滿意；她還問我知不知道您娶誰，我說知道的。

雷南 我娶誰？

杜理 娶沙佛利伯爵夫人。

雷南 很好。您該先通知我，這不錯。您可曾通知文契師？還通知伯爵夫人一下也好呀。

杜理 這倒不必，她現在旅行去了。而且她也沒有知道的必要，她不由自主的地是同謀共犯的人，她崇拜你！

雷南 您相信？

杜理 你也知道的，好孩子；而且假使我處在你的地位……

雷南 您做什麼？……

- 杜理 我事情一定幹得很好……
- 雷南 以至於？……
- 杜理 以至於娶了她！
- 雷南 怎麼！您說過一個正直的人不該得妻財，而現在却勸我這只有三千里佛爾收入的人去娶一個極富的寡婦！您的道德是可以變換的？
- 杜理 我，我要求什麼呢？……要的是你幸福。
- 雷南 而且這不費您一文。
- 杜理 回到瑪娣德身上來吧，你應該使她懂得道理，你應該告訴她，說你不願娶她。
- 雷南 我怎麼和她說這話呢？
- 杜理 要很巧妙的說，很自然的說。
- 雷南 我同她說：“順便說來，你知道我不願娶你。……”這樣多麼巧吧！
- 杜理 不然。你可在談話時把你的婚事告訴她。你裝個不知道她已瞧見你的信的樣子。你再加上說說你要動身出門，而且去很久的時候……

- 雷南 我不在這裏來就好了！
- 杜理 是的，她相信你和伯爵夫人在倫敦，她忘掉你，一切都行了。
- 雷南 總之，您要攆我出門。
- 杜理 你胡塗了。
- 雷南 請說下去。我熟習您的性格。您既自己覺得那樣可以滿足，您就不應該再改變。這就說定了，我去和瑪娣德說。
- 杜理 今天？
- 雷南 就是今天。
- 杜理 你是個好孩子。
- 雷南 趕現在您在這裏，您還有什麼別扭的話要對我說嗎？
- 杜理 沒有了。
- 雷南 行，行。您心滿意足地成功了，我親愛的姨父。您這樣人若會不幸，我就怪了。
- 杜理 我也那麼想。

第四場

(雷南, 杜理, 愛利紗)。

愛利紗 (上)。文契師的書記來了, 杜理先生。

杜理 我就去找他去。令尊好嗎?

愛利紗 他同我來的, 現在杜理夫人那邊。

杜理 您們完全住定了在伯爵夫人家裏嗎?

愛利紗 完全住定了。

杜理 她已經走了?

愛利紗 走了三天了。

杜理 您們滿意嗎?

愛利紗 很滿意。

杜理 那好極了。我很替您們慶幸。

愛利紗 多謝。

杜理 (向雷南)。不要忘記瑪娣德。(下)。

第五場

(愛利紗, 雷南)。

愛利紗 (向雷南)。人家告訴我說您在這兒, 我很願和您握握手。您作好事却又沒出息地躲避起來。您那裏知道您給我們多麼大的幫助!

雷南 我只是幫助了一下伯爵夫人。人家騙了她的錢，她需要一個正直的總管，我就推薦了尊大人；她悶着，要一個伴侶，一個可以信託的朋友，我就推薦了您。我像個過路人似的，另一人向我問路，便指示了一下。這就完了。

愛利紗 我們等候這樣一位過路人已好久了。

雷南 我好久未遇機緣。

愛利紗 您對我們表示好意，這不是第一次了。

雷南 伯爵夫人很和氣嗎？

愛利紗 真可愛我們住在她的亭樓裏，靠近花園門口。到冬天，我們可在她巴黎公館內佔一層樓。我們住在別人家裏，自尊心多少受點傷。但是要比伯爵夫人更優雅，更尊重別人的地位，那怕是不會有的了。她給我父親每年一萬五千法郎，這差不多是一筆財產了！……我可憐的父親！我真爲他幸福！人家都知道他如何正直，只有我知道他如何仁慈。他的債主建議，只要他還一萬法郎；他可以

接受，因為這並非他欠的債；再過些時，他不再欠什麼了。

雷南 但是這一萬法郎呢？

愛利紗 特加約先生允許借給我們。我的父親將在這一年中還他。究竟我將替您做什麼事來證明我的感德呢？

雷南 我要您幸福就是了，此外我並不要求什麼。

愛利紗 我現在已經幸福了，但是現在也該是上帝記起我們的時候了。

雷南 您們最近的景况很不好嗎？

愛利紗 啊！非常的不好。那時我父親快憂愁死了，不是爲他自己，倒是爲我。我們的地位與以前多麼不同！一個人有時沒有錢是可以受的，但受不了永遠再沒有錢。一種有相當地位的人，曾經有過錢，曾經爲人家盡過力，曾經有過朋友，會有一天竟愁沒有飯吃，這話說出來，怕誰也不能相信吧。

雷南 竟至這樣嗎？人家從沒疑到如此。

愛利紗 我也希望不至如此。我們本來只能向您一

人說實話，但是您太好了，我們沒敢對您說。現在情形不同了。從前有一天，我永遠會記起來的，那怕活到一百歲。那天是星期日，幸而是夏天，我們確是一個蘇也沒有了。那時候還有人欠我們二萬法郎，現在還欠着，將來一定也還欠着。頭一天晚飯是吃過了，是一瓶水和一個十二蘇的小餅，既不大，又不好。第二天下午兩點鐘了，我們還沒有東西吃。我們認識一位老太太，她常常請我們在星期日去吃飯，要是我們沒有別的事做。說沒有別的事做，這是種客氣的話，借此可以保留些您所願意施捨幾頓飯的窮人們的自尊心。我們却從沒有去過。這一天鼓着勇氣去了，自然是走路去的，直走到奈意地方。這位夫人住在麥約門附近。我們到時已四點鐘了。我們老遠就瞧見她從家裏走出來，帶着她的女僕同她的小狗，瞧見她從橋邊走過去。她却沒有瞧見我們。我們走進門房，希望她只略散散步，不料門房却說：“這

位夫人剛出門，到她女兒家吃晚飯去，因為今天是她女兒的生日。”我父親和我互相瞧了一瞧，您猜想我們臉上帶着何種苦笑。我們再走回來，從極樂街走，為的是散散心。我們在路旁板橋上坐了一個鐘頭，看看過路的車子。我們沒有說一句話。我餓了……餓極了。到此我明白一切，我原諒許多過錯；同時也多謝上帝，給了我個鐵石心腸，使我不生犯這些過錯的念頭。當我們休息夠了，便回家裏來。我父親和我跑了一陣，我們就睡了。

雷南

第二天呢？

愛利紗

第二天，您來瞧我們。您可曾猜到我們的境遇？我想您猜到了，因為您剛取出了您小小收入之半，而當您走後，父親便把您借給他的二百法郎給我看，雷南先生，您救了我們的命，而且您還帶了幸福給我們。因為不幾天我父親便得到他所希求的位置，而我也找得了兩個學生。這種種的幫助使有正直

心腸的人們永遠團結在一起。而我對您也有種很坦白而堅固的友誼。

雷南 我也如此，我很敬愛您，而且把您的幸福當作我的第一件事。

愛利紗 爲了我，您還要別的什麼呢？

雷南 我們要替您找個丈夫。

愛利紗 在我的年齡，這是太遲了。這一方面，我的生命已完了。

雷南 真開玩笑！二十四歲，只是個少婦呢。

愛利紗 不是少婦，是個老姑娘。而且我已把我的前程交給了過去；在我將要幸福的時候再從過去裏取回未來來，似乎有點忘恩負義吧。

雷南 您的意見會變的。

愛利紗 過些時或者會變；但現在，今天，您看，女子們是多麼苛刻，我還只願嫁個我所愛的人。

雷南 那麼，您會愛上一個人，他會娶您。

愛利紗 您願不願我毫不誇張的告訴您，我將如何度此一生？

雷南 請說吧。

愛利紗 我到了三十五或四十歲，再談戀愛便要被人譏笑的年紀時，我將遇見一個好人，一個鰥夫，帶着些待撫育的孩子，願意為他們找個繼母，她能撫養他們，愛護他們，而他們却不會妬忌她。我的父親呢，我盼望他那時還活着，很光明正大的積了些錢。我嫁了那個人，在外省度此餘生，盡我的力使孤兒們得益。這還是件值得做的好事，而且老實講，這也是我所能希望做的唯一的事。

雷南 這也是一種主張，牠也很好，而且我很懂得這一種婚姻。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都是正直而聰明的，在早年因某種景况而未能結婚；及至中年共同享有一種平靜的情感，溫和的思想，相同的趣味，他們作的是一個合理的而且可望有幸福的舉動。我呢，現在還沒有結婚之意，遲一點也願意如此結婚。

愛利紗 您相信？……

雷南 我很有把握。假使您在十年後找不到更好的人，而您又願意的話，我們兩人就結婚。

我們隱居在外省，同您的父親，再有個第四個人，爲的可以打威斯脫牌。我們度過這一生，好像馬蘭的布爾喬亞似的，我相信我們會很幸福。您以爲如何？

愛利紗

這是真話嗎？

雷南

真的。

愛利紗

好，就此說定了。

雷南

說定了，如果您找不到更好的人的話。不過假使真如此實現，那倒有點怪了。

愛利紗

不，我覺得這很自然。

雷南

或者我們說了些傻話……幸而沒有人聽見。(他握她手)。

第六場

(愛利紗，雷南，讓恩)。

讓恩

(雷南吻愛利紗手時，上)。我什麼也沒瞧見！……

愛利紗

(再把手給雷南)。那麼，您應該瞧見！

雷南

席洛先生，您帶了好漂亮的花束來！

讓恩 這花束是我帶給小姐的。因為我要到伯爵夫人家去，和特隆沽先生談話。……（向愛利紗）。您願意接收這些花嗎？

愛利紗 很願意，我很喜歡紫羅蘭；但是席洛先生，在您花束周圍，還有什麼東西？（她從花束尾端，取下一個手鐲）。

讓恩 這是個帶子，我教放在那兒，使這些花不至散開。

愛利紗 現在花束已到這兒，您可取下來了。

讓恩 您不願接收這小玩意兒嗎？

愛利紗 不，先生。在不能還禮的人，只有不貴重的禮物才有價值。您既然有話回家父說，我去告訴他在此等您，免得您走到公館去了。（她行禮，下）。

第七場

（讓恩，雷南）。

讓恩 又是一件錯事。

雷南 呵！是的！

讓恩 這個鐳子其實很好看，現在我把牠怎麼辦呢？

雷南 送給弗洛拉小姐去。

讓恩 那麼您知道？……

雷南 有人告訴我，說您對這位小姐很表示好意，恭喜，恭喜。

讓恩 您認識她！

雷南 我瞧見過她。

讓恩 是不是？……

雷南 我從未同她講過話。

讓恩 這沒有關係的，她不喜歡多說話，我們甚至於可以說她傻，但是她很美麗，而且也很出名。她斷送了許多上流人，又連上我。我是把她從角開俱樂部裏先生們那邊奪來的……這一下他們便不慣了，生氣了，然而他們不能像我給她那麼多錢。

雷南 多少？

讓恩 每月五千法郎。

雷南 還有禮物呢？……

- 讓恩 沒有了，一切在內。而且，我掙那麼多錢！您幹麼注視我！
- 雷南 我覺得您臉上變了些。
- 讓恩 鬍子……
- 雷南 是的。
- 讓恩 這樣於我更合適些，是不是？……
- 雷南 當然。
- 讓恩 而且我的衣服也比前天穿得好些。那天我太修飾了。……我自己也覺得。（很親近的樣子）。我把您當作模範，這是最好的方法了。
- 雷南 過獎過獎！
- 讓恩 我很喜歡你。
- 雷南 太過分了！太過分了！
- 讓恩 而且這於您也有益處。談談您的事情吧。像您這樣的貴族，難道就過着三千里佛爾收入的苦日子嗎？您有六萬法郎的本錢，這也不小了！而這只給您五厘利息。您好像個固執的人，到凡爾賽去只肯坐舊式驛車而不

坐火車的。在金錢上，五厘利息只是個舊式驛車，現在還有人坐牠嗎？

雷南 那些坐在火車上怕要跳的人還坐牠。

讓恩 難道要跳嗎？我很知道您如何生長的，難道您是生就像小職員般過活的嗎？您是該有車有馬，有用人，有公館，有獵狗的。我是您老園丁的兒子，出門時坐着四輪車，有值一萬二千法郎而我不懂騎的馬，還有些不知爲何我在前而他們在後的用人們，我難道忍坐視您步行嗎？別人若在我地位上，將樂於壓您下去，故意在您面前高聲數他們所得到的幾百萬金錢，我却不然，我將幫您發財，否則我便不是我而改名換姓了。

雷南 謝謝您，我敬愛的席洛先生。我的一生是安排定了，我守着牠老樣兒。

讓恩 假使有一天您起了種發財的念頭，請把您的主意告訴我。我們應該時常見見面。請時常到舍間去，在極樂街，那是人人所走的路……您可以瞧瞧我的房子，我將把我的繪

畫及彫刻給您看。人家說在我這樣地位的人，應該有點藝術的趣味。我一點也不懂，我買這些東西化很多的錢，但怕沒甚真價值。您把您的意見告訴我，給我一點參考。除我現在這羣朋友外，我要另交接些上流人。早晨還好，來的客人差不多都是上流的，他們要我替他們設法賺錢；因為您知道，錢到底是錢，牠常常能吸引人的。但是這些人到我家來，好像到姘頭家去，躲躲藏藏的。至於那些公開拜訪我的人，甚至以認識我自誇的人，那可夠瞧了！一羣好傢伙，喝我的酒，抽我的烟，借我的錢，去引誘弗洛拉！還有那些寫給我的信！還有那些想和我聯絡的發明家！還有那些以自殺來恐嚇，我若不給一萬法郎便要自殺的人！還有那些向我招供的人，那些幹了醜事而只告訴我的人！呀！只有暴富的人才能清楚這些巴黎狗男女的勾當！

雷南

事實上您應該見到許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讓恩 請您別提起；但是現在我既結交了上等社會人，這些我所認識的流氓，我要把他們攆走。我現在已經到過杜理先生家，又到過伯爵夫人家。您知道在她走之前我去見過她……

雷南 呀！……

讓恩 是的，很簡單地……這不是件傻事，噯？

雷南 她接見了您……？

讓恩 可不！我知道她有點窘；我預先知道我去的是什麼地方；我提議替她賺錢，她可真高興！那麼，到了杜理先生家，到了伯爵夫人家，我的事情便算作好了。一方面是布爾喬亞，一方面是貴族，這樣我接觸到一切我需要的人物，我算是出頭了。現在只缺少個上流女子同我結合，那一來我便也變成上流社會中人。那位沙佛利伯爵夫人很可愛。這是我們私地的話，別作那種想望吧。

雷南 是的，那種人也點兒也不稀罕。所以最好就是結婚，您以為怎樣？

- 雷南 對的。
- 讓恩 呵！您瞧，我知道我有一個好主意。
- 雷南 您心目中可曾注意到什麼人沒有？
- 讓恩 假使我願意，也不必遠求……令表妹……
- 雷南 瑪娣德？
- 讓恩 是的，她的父親裝個無心的樣子向我提了一提。這位老杜理，他愛錢；因為他若把女兒嫁給我，那自然不是因為我有一雙漂亮的眼睛。
- 雷南 啊！後來呢？
- 讓恩 後來，我裝着沒聽見。
- 雷南 爲什麼？
- 讓恩 我是個暴發戶，是個園丁的兒子。您們說我是什麼，我就是什麼，但我却不是個傻子，因為我發了財。假使我結婚，我不願同個帶了兩三萬法郎來便自以爲和我兩訖的女子結婚。那算得什麼？……她將把我的小小幾百萬都浪費在花邊，衣料，或寶石上。而且還要向我做鬼臉，而我却正在做苦工。我不

要這樣的女子，只要個樸素的，樂於依靠我的，我將把她從困境中提拔出來，一個像特隆小姐似的女子。

雷南

這是個好主意。

讓恩

不是嗎？

雷南

但您認識特隆小姐還不久呢？

讓恩

這有什麼關係？……像我這樣的人，慣於在小事情上玩大數目的，可以在五分鐘內決定自己的生活！而且我覺得她實在可愛！她並不是個年輕女子，她却聰明，而且是貴族。她已經不再去交際場了，但是將來有錢了，她可以再去，而且帶我進去。那就算是我選擇了個窮女子的報酬。您有什麼辦法呢！我平生醉心的便是交際場。上流人常常不理我。假使愛利紗小姐願嫁我，半月內她便可以是我的太太。

雷南

您倒趕得快。

讓恩

我便是這樣的一個人。我十五日戀愛，三十日便結婚了。

- 雷南 可是特隆沽小姐不要您。
- 讓恩 那她就錯了。
- 雷南 真的？
- 讓恩 在金錢上，她不能再覓更好的人了。我有一千萬財產，人家可以到銀行打聽去，如杜理先生的辦法。我另外還有呢。只有第一步麻煩些，現在我還在經營，要打倒別的銀行家。我有計劃，有偉大而簡單的計劃，這可是財政系統上的大變動。現在我愛上了特隆沽小姐，我要娶她。但是請告訴我，這個女子好像感情很豐富。老實講，您可相信她到了這樣年齡，還沒有……？
- 雷南 沒有什麼？
- 讓恩 沒有跌價吧，如交易所裏說的？
- 雷南 讓恩先生！
- 讓恩 因為我既然付了價，至少我總要有把握……
- 雷南 席洛先生，我怕您枉費心機。第一特隆沽小姐是個正直的女子，而且她無嫁您以免貧窮的必要，雖然幾天以前她與她父親還很

窮。

讓恩 怎麼了？

雷南 特隆沽先生三天來做了沙佛利伯爵夫人的總管，有一萬五千法郎的薪水。

讓恩 呀！呀！怪不得他寫信約我今天在伯爵夫人家談話。您可知道這於他是很麻煩的一筆生意。他如果是機靈，便可以發財？

雷南 我不知他機靈不機靈，只知他是個正直的人。

讓恩 在生意場中，需要機靈比需要別的東西還多。

雷南 席洛先生，那麼究竟什麼是生意……？

讓恩 生意，那是很簡單的，那就是別人的錢。

第八場

(讓恩，雷南，瑪梯德。)

瑪梯德 席洛先生，家父快來了，他教我請您等一等。您允許我和表兄說一句話嗎？

讓恩 怎麼，小姐！您要說兩句話也可以；您們談

話時，我正好算一算賬。

瑪娣德 (向雷南。)你要結婚了？

雷南 是的。

瑪娣德 我父親把這消息告訴我的。

雷南 我和他講起過。

瑪娣德 你娶誰？

雷南 一個年輕女子。

瑪娣德 呀！我以為是個有錢的寡婦？

雷南 很有錢。

瑪娣德 她的名字？

雷南 我還不能把牠說出來。

瑪娣德 你知道我一句話也不信嗎？

雷南 事情可是真的。

瑪娣德 不然；你是迎合我父親的意思，他要你玩這把戲，但這把戲於你不稱。

雷南 聽我說，親愛的孩子，你的父親……

瑪娣德 我父親告訴你說我愛你……

雷南 如一般表妹愛她們表兄似的。像你這般年齡的小女兒，不要在心頭換人，單為戀愛而

瘋魔，倒也合適。但是這種戀愛消滅得很快，好像生命中一朵丁香花似的。

瑪娣德 這是詩呀！……你當然不愛我，不用再提了。我不拿自殺恐嚇你，也不說要進尼姑庵，也不說終身不嫁；恰恰相反，我竭力把你忘却。但是我們的談話既然在我身上將發生一個大影響，我願意牠在你身上也發生一個大影響。

讓恩 (寫着賬，自語。)印花費和仲裁人費……

瑪娣德 你可允許聽從我給你的一個建議嗎？

雷南 我允許你。

瑪娣德 一切將來認識你的女子都會喜歡你。

雷南 一切？

瑪娣德 是的。對於她們和對於我一樣，你就是幸福的代表，因為你太好了。你總有一天會愛上一個人的，因為你與一般人一樣的有個心。你年輕，聰明，爽直，忠誠，而且家世又好；你只缺少一樣，就是金錢。你很高傲，你可以高傲的理由。假使你愛了個窮女兒，你

不會向她說愛，因為你無錢使她幸福。

雷南 這是真的。

瑪娣德 假使你愛了個有錢的女兒，你將把愛藏起來爲的不使人疑你另有作用。假使你有了錢，你或許想起過愛我，或許竟愛上了我，我或許可以幸福。你知道我並不完全是你所說的那種小表妹。憑你此時的情感，來評判一下你因一個你所愛的女子比你富而不得不拋棄她時的情感吧。既然你與你未來幸福中間只有金錢一個阻礙，你該設法賺錢；這應該很容易，許多傻瓜都發了財。

讓恩 （仍正算賬。）六千四百五十二法郎十五生丁。

雷南 你的話不錯。

瑪娣德 你打算動手那麼做嗎？

雷南 明天起。

瑪娣德 將來你幸福了，你須記取這幸福是個小表妹給你的。現在請把手給我，緊緊的吻我一下。而且無論如何，時時彼此互相信賴。（他

吻瑪娣德的額。)

讓恩 啊呀！這漢子什麼人都吻。

第九場

(讓恩，雷南，瑪娣德，杜理。)

杜理 早安，我敬愛的席洛。

讓恩 我們要談一句話。

瑪娣德 我們少陪了。

杜理 (向雷南。)怎樣了？……

瑪娣德 父親，雷南使我懂得道理了。您可以介紹特布維先生給我，什麼時候都行。

杜理 他一會就來。

瑪娣德 您只須叫我一聲就是。現在我到媽媽那兒去。(下。)

雷南 (向杜理。)您再不用着我了吧？

杜理 不，再見。

雷南 謝謝，再見！……(下。)

第十場

(讓恩,杜理。)

杜理 (向讓恩。)好,好先生,有什麼新事情?

讓恩 我有錢交給您。

杜理 那麼一切都好嗎?

讓恩 很好。賬結得很不錯。十五日您買進一百五十股,價格是七百七十法郎;月底賣出去,價格是八百十五。這給我們……瞧瞧看:這給我們六千七百五十法郎的贏餘。其中須除去仲裁人費及印花費,就是二百九十七法郎八十五生丁。所以我該付六千四百五十二法郎八十五生丁(註1)給您。(從衣袋內取出鈔票。)一千,二千,六千……四百五十五法郎;您須還我兩法郎十五生丁(註2)。

杜理 您沒有零錢嗎?

讓恩 沒有。

杜理 (還他三法郎。)好,您欠我兩法郎(註3)三蘇。

讓恩 (搜尋衣袋。)不,不……呵!在買賣上我是很正規的。等一等吧……等一等吧……恰

好有了。我不再欠您什麼了。您可曾看過我們合股的草案嗎？

杜理

看過了。

讓恩

合適吧？

杜理

很好。但是……

讓恩

我們先辦一年。

杜理

在這一年中？……

讓恩

您可得贏餘總數的四分之一。

杜理

您估計贏餘有……？

讓恩

您一方面……是十五萬至二十萬法郎。

杜理

而我只擺到公司裏……

讓恩

只擺十萬法郎，這已夠了。只是鋪子名稱是席洛杜理公司。

杜理

是的。

讓恩

且先擺十萬法郎吧。

杜理

但是先得要有這筆款子呢。

讓恩

您這就想要牠嗎？

杜理

再好沒有了。

讓恩

我同您講起過一個買賣……

- 杜理 是的。
- 讓恩 那裏我勸過您投資四萬法郎。
- 杜理 是的。
- 讓恩 您該放一部分在鐵廠裏，可得到七厘利。
- 杜理 不錯。
- 讓恩 那您該進城把四萬法郎取出。
- 杜理 我今晨去過了。
- 讓恩 把錢給我。一個月後，不止四萬法郎了，我將給您六萬法郎。這是值得幹一下的；但您該知道我替您效勞的事，我不替別人幹的。
- 杜理 這是什麼買賣？
- 讓恩 啊！這買賣是個祕密。
- 杜理 怎麼，是個祕密？
- 讓恩 是的。您知道我在內，這就夠了。
- 杜理 請告訴我個究竟。
- 讓恩 不！
- 杜理 您只須說一個字？
- 讓恩 半個字也不說，幹不幹由您。
- 杜理 以後？

讓恩 以後？

杜理 是的。等我們事成了，您可告訴我。

讓恩 以後您也永不能知道一點。

杜理 永不，永不？

讓恩 永不，永不。這有點古怪。但是您那兒再找個更適合的買賣？您給我四萬法郎，我還您六萬法郎，這是很簡單的。

杜理 絕對要我出四萬法郎嗎？

讓恩 一個蘇也不能少。

杜理 可是我沒有這筆款子。

讓恩 您今晨沒取出嗎？

杜理 沒有呢，買手要我等兩天。

讓恩 過兩天就太遲了。

杜理 可是，兩天……

讓恩 敬愛的先生，您當知道在一個月中賺得百分之五十，是非很快利用環境不可的。我們是很匆忙的，做了種買賣，馬上又做另一種了。我們沒有時候去等那坐舊式驛車的布爾喬亞。您若不願，那就不用再提了。……

杜理 (拉住席洛。)但是買賣到底是買賣，您和我同樣的知道：總之，我若把錢託付您，您給我什麼保證呢？

讓恩 假使我給您保證，我替不替您賺錢呢？假使我給您保證，那隻給您五厘利；超過此數，便不給保證了。您的保證，那就是我的聰明與正直：只缺少我沒把房子抵押給您，爲的讓您從九月二日到十月一日便賺得兩萬法郎。喂，您可要我同您說實話？

杜理 啊！是的。

讓恩 您有種布爾喬亞式的油滑，像白線在黑布上的藏不住。您和近來一般人一樣，到交易所所做買賣！您以爲比別人機靈，却虧了三萬法郎，現在要來償本。

杜理 是您自己送給我的。

讓恩 而且將來還送呢；只是您要賺錢而不肯下本：這也不是您發明的。您預算有一天人家來告訴您說我破產了，您可以回答說：“我不相干，我沒丟一個蘇。”但是您要知道，我

若設法替您賺錢，這是因為於我也有好處。您好像是我的傳單似的，您可於我有利。否則太蠢了。要使人知道杜理先生，正直的杜理先生，也有利錢在我鋪子裏，人們可以信託我，把資本交給我，這資本是一切銀行家除自己資本外還需要的：這是我的計劃。所以在我方面，使您發財較之使您破產更有利，而我毫無竊取您四萬法郎之意：這是不值得幹的。這筆款子把您和我連合在一起，使利益更穩固。在月底幹事，這是個好機會；您不願，隨您便；您願意，請把您袋內四萬法郎拿出來，交給我，暫時我們不必見面。下月您將多得二萬法郎。行不行……？

杜理
讓恩

(伸手袋中。)什麼事都瞞不過您。
這是做事的第一步。對一個袋中帶錢的主顧，那一個銀行家不是第一眼就瞧清楚了？
喂，這幾張可憐的鈔票在那兒？

杜理

這兒。

- 讓恩 (取鈔票。) 這就傷了您的心! 您要取回去吧? 現在還來得及……
- 杜理 不, 請拿去。只是, 我敬愛的席洛先生, 請記住這是我女兒嫁資的一部分。
- 讓恩 您想借此感動我; 請不要害怕, 您會再看見這幾張鈔票的。(把鈔票放袋內。) 現在, 我走了。
- 杜理 您上那兒去?
- 讓恩 做事去。
- 杜理 但是……
- 讓恩 呵!……您是要拉住我不離眼……
- 杜理 不是的; 但是要個小收條。
- 讓恩 什麼小收條?
- 杜理 我剛才給您的錢的收條。
- 讓恩 我的賬房會來替您辦的。
- 杜理 今天?
- 讓恩 或者明天。
- 杜理 明天我可不在這兒了。
- 讓恩 那麼後天。

杜理 不，明天吧。我可把我的小旅行緩後些，我可等一等……在幾點鐘？

讓恩 上午九時。

杜理 好吧。其實我可以自己把錢交到櫃上去。

讓恩 (寫收條。)拿去吧，您太使我麻煩了……這就是收條……您自己到賬房裏登記去吧。

杜理 是的，您瞧，這更合法些。

讓恩 您所要求的都完了吧？現在要不要還您錢？

杜理 不要。

讓恩 那麼我可以走了？

杜理 是的，……啊！您的賬房什麼時候離櫃？

讓恩 五點鐘。

杜理 現在是一點半……您的車子在這兒嗎？

讓恩 是的。

杜理 帶我進城吧。我立刻去辦去。

讓恩 我可把您帶到世界盡頭，只要您的錢在我袋內。去呀，來吧。您今天可得走遠路呢。

(註1)原文作八十五生丁，但從上下文看來，疑當作十五生丁。

(註 2) 原文作十五生丁，疑係八十五生丁之誤。

(註 3) 此處疑衍兩法郎三字。

(第二幕完)

第三幕

(伯爵夫人家中，特隆沽房間內。)

第一場

(特加約，僕人，雷南。)

特加約 (上。)特隆沽先生在家嗎？

僕人 特隆沽先生正和伯爵夫人的律師商量事體。請先生把姓名告訴我。……

特加約 我是特加約。但是不要攪擾他，我在這兒等着，請把一份報紙給我。伯爵夫人回來沒有？

雷南 (上。)還沒有呢。

特加約 呀！是您，我敬愛的雷南先生；我很高興遇見您。(僕人下。)您可有伯爵夫人的消息嗎？

雷南 我不知她遇見什麼事，她給我寫了封很淒婉的信，說要到尼姑庵裏去。但是兩天後我又接到封很快樂的信，說是去聽了若爾麥歌劇，說這給了她許多好處；還說要到蘇格蘭去，約半月內可回來。

- 特加約 真是個可愛的瘋女人！上星期您來瞧過我，我在舍間看見您的名片。
- 雷南 您去行開幕禮去了。
- 特加約 是的，我們去行鐵路新支線的通車典禮了，您可有何要事和我說？
- 雷南 我想求您指教一件事情。
- 特加約 遵命。請說。
- 雷南 我很想掙些錢。
- 特加約 這是個好主意……許多人都有這個主意……不幸掙錢的合理方法只有一條，而許多人不願用牠，所以便有許多錯誤。
- 雷南 這方法是什麼？
- 特加約 您和我一樣內知道這方法；那就是工作。
- 雷南 這可未免糟踏人了。
- 特加約 這是罵懶惰的。舉杜理的兒子爲例吧。這孩子有什麼用呢？他什麼都不懂，什麼都不幹……是的……幹了債在身上；這不是個漂亮勾當嗎？您可知道他現在那兒？
- 雷南 不知道。

特加約 那麼您未瞧見令姨丈嗎？

雷南 半月來我從未到過他家。

特加約 好，那位少爺現在克利息獄裏。

雷南 他父親該生氣了。

特加約 恰相反，他很高興。他打算讓他在那兒住一年，這是不錯的。不過一個好人家的兒子，二十二歲了，雖沒了不得的聰明，也未嘗不可利用一下，却在這麼樣子開始他的生涯，而其父竟至慶幸他坐牢，這不是件可痛的事嗎？這是遺產的結果呀！啊！假使我們有個非軍事的徵募……

雷南 這是什麼？

特加約 這是種徵募，是我的一種主張，再簡單沒有的。這可與徵兵制相並行，或許還可替代徵兵。因為將來也許有一個時候一切都因他們共同的利益，技藝，商業，或工業而聯合，而從此沒有戰事。那時社會對個人只求智力的貢獻。當一個人有二十一歲時，國家就找着他說：“先生，您幹的是什麼職業？

您替別人做的是什麼？——沒有什麼，先生。——呀！……您願工作嗎？——不願，先生，我不願做什麼。——很好，您有財產吧？——有，先生。——好吧，先生，您可以自由不做工，但是您該找個替人。您該每年付若干錢，爲的是別的沒有財產的人可以代您工作；我們發一張懶惰證書給您，您可以拿了去自由遊行。”

雷南 這倒很巧；但是這些替工做什麼事呢？

特加約 種地去，大家太把地閑却了。假使這樣繼續下去，那麼五年後一個農夫得化到二萬五千法郎一年。只要人人願作工，那麼一切就可以均勻下去，人人都將有位置。

雷南 但是貨幣不與工作同比例的增加，那得許多錢來付給工人呢？

特加約 呀！……呀！……那麼對這些問題，您很有興趣嗎？

雷南 可不是……

特加約 您一進到這些問題裏去了，您再不想出來

了；再沒有比這金錢問題更吸引人的了。牠是全世界人的問題。如果一旦工作成了普遍的東西，換句話，人人都作工，那麼有限的資本的貨幣便不夠代表工作，那麼大家也許廢止貨幣。

雷南 (笑。)哈！哈！

特加約 好極了，我早就預料到您這種的叫聲，我已聽見了幾十次了。

雷南 但是拿什麼來替代金錢呢？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

特加約 像一切還沒找着的東西是不可能的一般；將來有一天這件事就像一切已做成的事情一般簡單了。您想，從前……假設一個巴黎人拿十萬法郎買一所馬賽的別墅。他怎樣辦呢？他把十萬法郎的“愛居”，放在驛車上運給賣主，用兩個憲兵護送着。在路上盜賊襲擊這驛車，殺了憲兵分了錢。於是又派了別的憲兵來追那些賊，又打了一陣，未了捉住了賊，殺了頭，在社會方面算是報復了。

但是您得承認這樣買所別墅是非常麻煩的事情。一天有位先生有筆大款子要付給遠方的人，他却是個正直的人，想道：“爲什麼要教人送這大數目給我的債主呢？假使他也欠了別人的錢，又得再轉去，何必如此巡環往復？爲什麼要那樣擾動這許多憲兵與盜賊？我把錢存在家中，寫信給我的賣主，告訴他何時要錢便可照付；他若也要付別人錢，他可以把我的信送去，如此我的信可以通行全球，而錢可以不動。這位先生很直截了當地想出這匯票的辦法。於是從此以後，人們開始知道金錢不算什麼，要緊的是信用。但是如果我要對您解說這些大問題，我便說不完了。而且我們要說的不在於這些問題。您願意用工作來掙錢？

雷南

是的。

特加約

您那來這個決心？

雷南

這決心是個女孩子給我的。她拿感情來使我懂得，如您拿道理來使我懂得一般，像我

這樣年齡的人，不該活着不做事；而且我所謂獨立，或許即是自私。

特加約 這就不錯了。那麼，請聽我說：我正預備件大事體，我將把計劃呈給總長。事體很簡單，便是開墾法國未耕種的土地的一部分。請到舍間來，我請您做個關於這計劃的報告書。我供給您一切文件。這個報告書定費您許多力，因為您不是個做實際工作的人，而且您一定說許多傻話，但我會注意看您長於什麼，看可以教您作什麼。

雷南 我所希望的就只是這個，謝謝。現在還有一句話，據您個人的意思，您覺得讓恩、席洛如何？

特加約 這位讓恩席洛並不蠢，一點不蠢。在買賣上，他是人所稱為機靈人：他已經很富了，他還有發大財的機會。靠着他的資本與能力，他也許有一天變成頭等財閥之一，一切重大機關都得對他勾腰。這些財閥是很少的；大多數在成功前便倒場了；但也有一部

分能支持下去，便變成不可抵抗的了。爲什麼討論起席洛先生來？

雷南 因爲我願知道像您這樣的人的意見。

特加約 特隆沽不來，我不能再等他了。您留在這兒？

雷南 是的。

特加約 可否請把這包兒交給他？（特隆沽上。）

第二場

（特加約，雷南，特隆沽。）

雷南 特隆沽先生來了。

特隆沽 敬愛的朋友，使您等這麼久，我真抱歉。但是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完。（向雷南。）
早安，雷南。

特加約 我等候時有個很好的伴侶。我帶給您……

特隆沽 敬愛的朋友，我打算今天到府上致謝，現在不需要這款子了。

特加約 您的事情已安排妥了？

特隆沽 是的。

特加約 不要怕麻煩我，我敬愛的特隆沽。

特隆沽 現在這錢於我無用了，再謝謝您，極誠心的謝謝您。

特加約 不用提了，我總是極願效勞的。（向雷南。）
再見，敬愛的朋友。

雷南 明天見吧。

特加約 很早？

雷南 很早。

特加約 （向特隆沽。）什麼時候再見？

特隆沽 等我空了，到府上拜候。

特加約 再見。（下。）

第三場

（雷南，特隆沽。）

特隆沽 我以為和這律師老說不完了……

雷南 整天為伯爵夫人的事？

特隆沽 整天。她留下的事務非常紊亂！……她和前任總管簽了些賣契，租約，收條，抵押券！……人家簡直認不清楚。她變不動產為動

產時，受了很大的犧牲。她^得得五十萬法郎，却交給了席洛先生。當她把東西全變賣了，又把欠賬付清了，她至多只有八萬或十萬里佛爾的收入。另一方面，我個人也遭遇了件事。您知道我爲了從前那不幸事件，還有十萬法郎未還清；三星期來，人家提議只要我還一萬法郎就算清賬。剛才特加約帶給我的便是這個數目。

雷南

您却和他說不再需要這錢了。

特隆沽

因爲我的債主一知道我做了沙佛利伯爵夫人的總管，他們又向我提起個訴訟，要我付清償額的全部；或則清償，或則入克利息獄，教我自己選擇。

雷南

但是前幾天他們的提議呢？

特隆沽

還沒簽字，還沒實行。您知道做買賣的人厚着臉皮向我說什麼？……他和我說：“倒您的霉，您自己錯了，您太老實了！”

雷南

好漂亮的責備！……

特隆沽

可是只要我允許在我一萬五千法郎的薪水

中按年給他們一萬法郎，他們也可放鬆我。一個月內，伯爵夫人將知道自己並不富有，她也許還用我，這倒說得定的，只是薪水怕只有三四千法郎了。因為伯爵夫人需要錢，所以的確天天有人向我行賄，要我讓他們來做買賣。……呵！要是我願意，我可在一年中付清債額，可以給女兒個豐厚的嫁資，而且自己還有一萬里佛爾的收入。只是伯爵夫人破產了，而我做了賊了。到了六十歲來開始做賊，似乎有點別扭。

雷南 但是您可以清償了，那就是金錢的道德：清償了，便被敬重了。

特隆沽 您知道，我的朋友，這許多糾紛中間，我最大的心事就是我女兒的前途。她的地位比一月前更使人不放心。假使我死了……

雷南 那伯爵夫人……

特隆沽 自然不拋棄她，這我很知道；但是您懂得愛利紗：她願靠着別人的慈悲而生活嗎？這就是她的前程嗎？而且伯爵夫人她不也會死

嗎？

雷南 怎麼辦呢？……要是我有錢！……

特隆沽 啊！親愛的孩子，要是您有錢，我知道您將如何辦，可是您沒有錢。在這逆境中間，可來了個好機會。席洛先生，愛上了愛利紗，他告訴了我，如告訴了您一般，現在來正式求婚。我回答說，問問女兒看，她已到自主的年齡了。他今天要來聽回話。這並不是愛利紗心目中的幸福，也不是我從前心目中爲她所想像的幸福。但這是一個幸運，是我暮年的安寧，是物質上的安樂而且是從前一切痛苦的翻本。席洛先生是暴發戶，出身低微，又有種種可笑處；但是他是個鉅萬的財主，財主而娶貧女在任何時候都是少有的。

雷南 後來呢？

特隆沽 後來，我親愛的孩子，她拒絕了。

雷南 她可知道您所處的地位，如您剛才所說的？

特隆沽 她知道。

雷南 而她還是拒絕？

特隆沽 很乾脆的。我不敢堅持，我是她的父親，怕迫她受個不能忍的犧牲，我已把她累夠了……而且……

雷南 而且……？

特隆沽 (帶着情感。)而且……我對您並無隱瞞……我想她拒婚怕另有她不能或不願告訴我的理由。

雷南 您的意思是什麼？

特隆沽 唉！我可憐的孩子，人們說了寫了許多關於金錢的東西，但是人們永不知道金錢所造的某種境地，因為須守祕密，所以更加痛苦，更加刺心。我破了女兒的產，固然為的一種光榮的原因，但是到底我奪了她從母親處得來的遺產，奪了社會給女子做幸福的妻和母的唯一方法。她從未向我說過，從未怪過我。她很勇敢的，很高尚的，很高興的忍受犧牲。既然她不算我財產的賬，我現在那有權利去算她感情的賬？她從前所愛的那個人似乎很好，很忠實；他有才能，有

前程；我希望着，等候着。而且我那能時時看守着女兒呢？我們不要生活嗎？我不要到辦公處去掙每天的麵包錢，而她一方面也不要掙她的麵包嗎？當我聽到說這個人要另娶了，當我看到愛利紗痛苦的樣子，我就奔到這位馬克斯余伯爾家裏去。我不敢問愛利紗，我只問他個究竟。我求他，求他不要拋棄我的女兒。他向我發誓說他並未受拘束，說他與她同樣的自由。是不是他說了謊呢？呵！我可憐的孩子，兩年來我非常難過，但究竟我可以向一個像您這樣有好心腸的人訴說一下，這使我心裏好受。

雷南

多謝您信託，我是配您信託的，請相信我。您的話不錯，有些微妙的問題，不能在父女間討論。這兒該有個朋友來參與一下。您可願我見一見特隆沽小姐？

特隆沽

是的，您猜着了。假使您和愛利紗談了以後，您告訴我說這婚事是不可能的，那我們就不再提了。

雷南 我想您一定誤會了，這事情會辦妥的。
特隆沽 但願上帝也聽您的話！這幾年來命運給我如許困苦，所以有時我承認被征服了，我懷疑一切。……
僕人 讓恩席洛先生來了。
雷南 我在和她談話以前，先和他談一下也好。
(他握特隆沽先生的手。)回頭見。(特隆沽下。)

第四場

(雷南，讓恩。)

讓恩 (上。)早安，我敬愛的主人。特隆沽先生不在家……？
雷南 他剛才在這兒，一會兒就來。
讓恩 您可曾考慮一下我向您提議的事？
雷南 沒有。您替“生意”下的定義，不能鼓勵我。
讓恩 可是令表妹告訴我，說您想發財呢？
雷南 不，我只想略增進款而已。
讓恩 請問如何辦法呢？

雷南 我試試利用上帝所給我的能力：勇敢，智識，忠誠。

讓恩 是，是，是！那可是另外一件事。您可知道在現在的時候，上帝給我們的能力值價若干？有限得很呀！勇敢呢，一天只值一個蘇，要是願當兵的話；智識呢，一月只值一百法郎，要是願當小夥計的話；忠誠呢，一年只值三千法郎，要是能做到賬房的話。現在，有個方法可使您立刻發財，而且只靠您自己……您可有什麼主意？……一個簡單的主意，好像一位先生在巴黎的麵包舖裏躉買他們零賣給人家的木炭，如是者三年。他把兩個蘇的東西賣三個蘇，結果竟賺了五十萬法郎。您請打個這樣的主意，便可發財了。但是您不會打這種主意的；只有那些在冬晚六點鐘時，穿着破衣舊鞋在微雨中步行，想在街石縫中找幾個蘇，而且還不知如何吃晚飯的人們，才來打那種主意。我是經歷過的，我知道個中景况，可是您不

是個窮人，不過不很富有罷了。這其間大不相同！……您確是上流社會中人……好吧，您照貴族的樣子去發財吧。您很有些我們所沒有的來源。娶個在商舖裏長大而願管貴族味兒的醜女兒，或者……

雷南 夠了，席洛先生。至少在這一點上，我們永不能互相了解的。談談您的事吧。您願娶個沒錢的女子，這却是個可敬的決心，要是沒有什麼陰謀的話。

讓恩 我能有什麼陰謀？

雷南 您娶特隆沽小姐只因您愛她嗎？

讓恩 是的。

雷南 您希望她的親戚故舊和您來往？

讓恩 自然。

雷南 您細細考慮過了嗎？您已十分決定了嗎？對於她的親戚故舊，您已知道如何自處嗎？

讓恩 知道的。

雷南 那麼我可利用我和特隆沽小姐的關係來使她決定這段婚姻。

讓恩 怎麼！使她決定？

雷南 因為她遲疑。

讓恩 爲什麼？

雷南 無論爲什麼，總沒有什麼壞意思。我將說服她，剛才我已允許她的父親，現在又允許您。

讓恩 好吧，現在她來了，我去找她父親去；回頭我來打聽她對您說的話。

愛利紗 (上，向雷南。)家父說您有話和我講。

雷南 不錯。

愛利紗 我來了。

讓恩 小姐……

愛利紗 先生……

讓恩 既然您們有話說，我讓您們談吧。(行禮，下。)

第五場

(雷南，愛利紗。)

愛利紗 您有什麼話同我說？

雷南 我要和您說幾句緊要話。您知道席洛先生今天到府上來幹什麼？

愛利紗 他是來聽關於我的回話的。

雷南 那麼？

愛利紗 我拒絕了。

雷南 爲什麼？

愛利紗 怎麼！您來問我爲什麼？因爲，前幾天還和您說的，我心腸尚未冷透，不能嫁個我不愛的人。

雷南 您沒有和什麼人商量過嗎？

愛利紗 這種問題只能同自己商量。可是，杜理先生，他的夫人，瑪娣德，他們都從我幸福方面着想來勸過我。伯爵夫人處；家父寫信去告訴過，她寫了四頁的信來勸我允婚。

雷南 人家給您的都是好的勸告。

愛利紗 您也如此！倒底什麼原因？

雷南 爲的是您的前途。

愛利紗 我的前途現在已定了。

雷南 不然，困難或較一月前更甚呢，您也知道的。

- 愛利紗 可是我父親並未堅持……！
- 雷南 在您拒絕之後，他不願顯出要使您忍受比從前更大的犧牲的樣子。
- 愛利紗 那麼他贊成這婚事？
- 雷南 尊大人無非要您幸福。
- 愛利紗 您呢？
- 雷南 我很懂得各種的忠誠，所以已允許他勸您了。
- 愛利紗 您勸我嫁席洛先生？
- 雷南 是的。
- 愛利紗 假使您有一位妹妹，您也給她個同樣的勸告嗎？
- 雷南 假使我有一位妹妹，我可以替她做些我不能替您做的事；因為雖然我愛您如愛妹妹一般，可是在社會上您和我是分開的。假使我有一位妹妹，處在和您二年前相同的境地，而現在來了個和您相同的婚事，這婚事在我看來將來會使她幸福，至少可給她物質上的快樂，並且使她父親暮年安寧些，那

麼我將握了她的手，向她說：“這不是您所夢想的幸福，但這或許是對過去困苦的唯一補償。結婚吧，除非……”

愛利紗 除非……？

雷南 “除非你從前的戀愛使你不能再結婚。”既然她是我的妹妹，她知道沒有比我更好的朋友了，她把她從未向父親講過的生命中的祕密告訴我，於是……

愛利紗 於是，爲一個如此忠誠的哥哥所說服，她就無論如何都允許結婚了……是不是？

雷南 愛利紗……！

愛利紗 您想：“這個女子或許做過錯事，我是個正直的人，可以不管人家如何說而娶她，但須等十年之後，到那時人們不再計較一個女子的過去了。”於是您近來大發慈悲，給這女子一點希望。但是今天，來了個財主，他是尊大人舊僕之子，那也不打緊，他來求婚：這於我是個大幸福，而席洛先生也確是仁慈，因爲窮女兒不是被娶，而是被買。我

不嫁他自然是大錯了。這是對的，我沒有想周全，我應該自己覺得太幸福了！謝謝，特沙社先生，您使我睜開了眼；我沒在這一方面認清生命。您的一句話對我的影響，比我好父親千言萬語的請求還大些。（按鈴。）好吧，就此說定了。……

雷南 您做什麼……？

愛利紗 我聽從您剛給我的勸告。（僕人上，她向僕人下。）請我父親及席洛先生到這兒來。（僕人下。）

雷南 再見！

愛利紗 啊！不要走；我願意一切對我幸福很留意的人們都知道我過去的生活。（特隆沽及席洛上。）

第六場

（雷南，愛利紗，特隆沽，讓恩。）

愛利紗 （走向讓恩。）先生，家父把您向我求婚的事告訴我。您仍願意如此？

讓恩 仍願意，小姐。

愛利紗 您看重我，信託我，我無論如何總是感激的；只有一個懂得困苦的人，才能如此對待一個窮女子的。爲報答起見，我也給您個真率和忠誠的證據，以後您還可自由收回您已經說的話。我現在對您自白，當着家父和特沙社先生，他是除家父外算是我最好的朋友。三年前，我本該嫁了個我所愛的人，我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這戀愛上。因爲破產以後，我立刻瞧見昨天還來求婚的人都離開了，剩下的只是那些有勇氣教一個窮女子知道困苦與美麗在她還是一份財產的人。我的愛人是窮的，他還得去奔他的前途；爲了和他結婚，我願意等待到家父和我都找到位置，免得使我丈夫負什麼責任。這樣的情形經過了一年，這一年中家父把我未婚夫當作兒子，我把他當作哥哥。一年後，他掙錢的嘗試沒有結果。他很好，可是很軟弱，這種扎掙使他氣餒。後來他被一

個有錢女子愛上了，那家也同意了。他要我對他的命運說句話，我就許他自由了。人們用不同的樣子來批評或議論我的行爲，即我所珍貴的人或許也猜疑了我。先生，這是我的過去；至於將來，我可以說如我生平一般的做個忠實女子。

讓恩 (向特隆沽。) 特隆沽先生，我再向您請求。您可允許我嗎？

愛利紗 (向特隆沽。) 我的父親，您滿意不？

特隆沽 親愛的女兒……

讓恩 (向雷南。) 怎樣？

雷南 (向讓恩。) 您幹得像個大丈夫似的，席洛先生。

讓恩 您贊成我……？

雷南 非常贊成……

讓恩 (自語。) 他們是如何的感動！這些人比你還強，我的朋友席洛；他們這可套住你了。

(第三幕完)

第四幕

(伯爵夫人家,客廳中)。

第一場

(伯爵夫人,瑪娣德,杜理夫人,杜理)。

杜理夫人 親愛的伯爵夫人,謝謝您的厚意,把您回來的消息很快的告訴我們!您路上好呵?

伯爵夫人 好得很!您呢,我敬愛的杜理先生,您身體常常很好嗎?

杜理 常常很好,我有個鐵似的身子。

伯爵夫人 我不在這裏的時候,有過了許多事情吧。

杜理夫人 而且都是很幸福的事情。

杜理 特隆沽小姐有段極好的婚姻。

杜理夫人 這是您帶幸福給他父女倆的。

伯爵夫人 這位父親是個很高尚的人。他處理我的事務非常聰明而忠實,而且……

杜理 很有些人是這樣的,他只能整理別人的事。

伯爵夫人 還有特沙社先生,他怎樣了?

杜理夫人 好久以來我們沒聽見講起他……

瑪娣德 他離巴黎已半月了。

杜理 誰告訴你的？

瑪娣德 特加約先生。

伯爵夫人 他到那兒去？

瑪娣德 到梭羅額地方去。

杜理 這不能是尋樂去的。

瑪娣德 特加約先生派他去和幾個地主接洽，去考察以前肥田的效果何者最好，何者最經濟，是炭灰或石灰。

杜理 你說什麼？

瑪娣德 我說那地方的土地是分成玻質土（就是含有許多石塊的土地）及灰質土（含有石灰，有時還有磁石）；所以……

杜理 你講些什麼？

瑪娣德 我向您解釋土地的成分，其次再說肥田的種種方法。

杜理 謝謝！你開什麼玩笑！

瑪娣德 爸爸，我並不是開玩笑。

- 杜理 你在那兒研究過梭羅額的肥田事業？
- 瑪娣德 在一大本農業的書裏。
- 杜理 你在那兒找到這本書？……
- 瑪娣德 在您那兒。
- 杜理 我有農業的書，我！……
- 瑪娣德 是的，爸爸，裝訂很好，在您的書架上。
- 杜理 呀！……你讀過了？
- 瑪娣德 我要知道，雷南做特加約託付的事，是否很費勁；我覺得靠了他的耐心與智力，他定可做得很好。農業是非常有趣的！
- 伯爵夫人 她話不錯；她能做我未做的事。將來結了婚，她能自己開墾土地。
- 瑪娣德 啊！我將結了婚！那麼我可還有着研究的時候了。
- 杜理 你如此不易滿足！
- 瑪娣德 呀！……爸爸，您不能這般說。
- 杜理 人家介紹特布維先生給你，你却不要他。
- 伯爵夫人 他却是很好的。
- 杜理夫人 伯爵夫人，您認識他嗎？

伯爵夫人 是的。

杜理 他是很可愛的。

伯爵夫人 而且我相信他境地也很好。

瑪娣德 他並不富！

杜理 怎麼，不富？

瑪娣德 不富。

杜理 他有二十五萬法郎。

瑪娣德 是土地。

杜理 他能出賣的。

瑪娣德 不能。這是法定的世襲財產，不能變動的。

杜理 你怎麼知道？

瑪娣德 還是從書架上知道的。

伯爵夫人 但是他有一個叔母……

杜理 他是那叔母的唯一繼承人，而她病很重……

瑪娣德 沒有希望了，她病好了！

杜理夫人 瑪娣德！

瑪娣德 因為我是個好配偶呀，我有二十五萬法郎的嫁資……是現錢……還有其他希望。

杜理 希望！……我希望……

瑪娣德 呵！我也希望，我親愛的爸爸……我希望您壽長；但是希望這個字有兩種意義，我並未用錯了。您將和席洛先生合股，您將發大財。

杜理 你還有個哥哥呢！

杜理夫人 我們怎麼接不到他的消息？

杜理 我接到過。

瑪娣德 他在那兒？爲什麼他不來？

杜理 他在……抓住了……在路上。（向瑪娣德）。你說……？

瑪娣德 我說我有一天太發了財，便不能嫁特布維先生。

杜理 你却願嫁你表兄！

瑪娣德 因爲我自以爲愛上了他。

伯爵夫人 您不愛他了嗎？

瑪娣德 不然，夫人，他不愛我；而且，假使您堅持，我也極願嫁特沙社先生……我是說，特布維先生。但是或許可遇見些更好的呢。愛利紗一無所有，却遇到個好婚姻，我爲何不能

找個好的呢？尤其是我現在已懂得需要什麼了，我需要一個老成人，很老成的人，我愛之如父。

杜理 (向他的妻)。您懂不懂？

杜理夫人 絕對不懂。

伯爵夫人 我也結過這樣的婚，所以我不能說不好。親愛的孩子，我或許有個您所需要的人。

瑪娣德 真的？

伯爵夫人 我有個親戚寫信給我說要結婚。他很有錢！

瑪娣德 他有多少錢？

伯爵夫人 一百八十萬法郎。

瑪娣德 好極了！……多少年紀？

伯爵夫人 五十五歲。

瑪娣德 好極了！

伯爵夫人 可是他有骨節痛的病。

瑪娣德 怎樣的幸福！我將侍奉他……我們一起坐在火爐旁，多麼有意思！他現在那兒？

伯爵夫人 啊！遠着呢。

瑪娣德 到底在那兒？

伯爵夫人 在巴達瓦；但他很願回來。

瑪娣德 您認為我合他的意嗎？

伯爵夫人 一定合意……而且他完全託付我的。

瑪娣德 爸爸，您以為怎樣？……我希望這就是個好婚姻。

杜理 你不怕發瘋嗎？

瑪娣德 恰相反呢，我只怕太合理了。

杜理 你肯一生只和個五十五歲的人過活嗎？

瑪娣德 我的一生，不是吧，是他的一生吧，這是不同的呀。無論如何，您並不急於嫁我，早半年遲半年，有什麼要緊！伯爵夫人寫信給他的親戚，他可在三個半月內到這兒。到巴達瓦須五十天。

杜理 告訴我巴達瓦在那裏？

瑪娣德 這是爪哇島的首都……（席洛上，她向席洛）。不是嗎，席洛先生？

第二場

（伯爵夫人，瑪娣德，杜理夫人，杜理，讓恩）。

- 讓恩 什麼，小姐？
- 瑪娣德 說巴達瓦是爪哇的首都？
- 讓恩 這是很可能的，小姐。但您知道我是沒有學問的。我只知道我做過買賣的地方。……巴達瓦，還沒聽見提起過。(向伯爵夫人)。伯爵夫人，我聽說您回來了，特來問候。
- 伯爵夫人 我很高興會見您，我敬愛的席洛先生。
- 讓恩 (向杜理夫人)。身體好，夫人？
- 杜理夫人 很好，先生。
- 讓恩 您呢，我敬愛的杜理？
- 杜理 很好。……我們的小買賣呢？
- 讓恩 別在夫人們跟前談買賣。買賣！……永遠是順利的。
- 伯爵夫人 我敬愛的席洛先生，我聽說您將結婚了，恭喜恭喜。您將娶得位很可愛的夫人，我喜歡她，我敬重她。我的賀禮是：我在倫敦遇見一位朋友，是德意志一個王國的總長，他到英國去代表政府訂借約，條件很有利於債主；我和他講起您，他三天內要到這兒來，

把草案給您看；這對於您可以引起個很重要而又很光榮的交誼。

讓恩 夫人，怎樣謝您呢？

伯爵夫人 您們將在舍間簽訂借約，那晚上我將把您介紹給我的最好的朋友們。一個像您這樣使用財產的人，應該得一切鼓勵。

瑪娣德 親愛的爸爸，哥哥不能在此參與愛利紗的婚事，是怎樣的缺陷呀！

讓恩 他將要來的，小姐。

杜理 您知道他的什麼消息？

讓恩 我剛瞧見他。

杜理 在那兒？

讓恩 在舍間。

杜理夫人 他回來不先到他父親處，這是怎麼回事？

讓恩 現在危險已過，我們可以全告訴您。

杜理夫人 危險！

讓恩 別急，夫人。……想想看，伯爵夫人，這位可憐的居達甫杜理，我對他永遠是忠誠的，因為我所以認識這裏一羣人是靠着他的呀。這

可憐的居達甫寫了些期票，爲了筆小數目……爲了六千法郎，人家便把他拉到了那邊去。

伯爵夫人 那邊？

讓恩 是的，這是商業巡捕所用的名詞，暗指克利息獄。但是居達甫今晨寫信給我，我就付了錢給那位名叫麥地安的巡捕，於是居達甫便出獄了。

瑪娣德 這好極了，席洛先生。（杜理夫人偷偷拭淚）。

杜理 我敬愛的席洛，您攔入了件只與我有關的事。

伯爵夫人 席洛先生也有理：杜理先生的令郎不該在克利息獄的。

杜理 那邊很舒服呀！甚且太舒服了，既然他們再要去，我自然不讓他老在那邊，但我却願給他一點教訓。

讓恩 下次再給他教訓吧。從前他簽了些期票，您可斷定以後還要簽呢，既然常有些蠢人要把他們的錢借給一個家庭中的兒子。要是

年輕人能合作，他們可組織個公司，以一二百萬的期票爲資本：他們教那些無賴的重利債主要從中扣去百分之二十五或三十的利錢，我做這公司的賬房，我可以負責賺回百分之六十的錢。這倒是個可靠的投機事業，人們可以發行些股票……祕密的，如一般好勾當似的。我敬愛的杜理，您瞧，到處都有好主意；可是爲我自身利益計，我不能允許我未來同事的兒子受這種債務的壓迫，道理不允許……尤其是我們公司牌號不允許。

杜理 好！我欠您六千法郎了。

讓恩 還有利息；但是我很放心，我有担保。

杜理夫人 (向讓恩)。謝謝，先生。

杜理 是不是我這位少爺已到家了？

讓恩 他在等您。

杜理 好，我去找他去。

僕人 (上)。伯爵夫人要的衣料，人家送來了。

伯爵夫人 我就去，叫他等一等！……——我親愛的杜

理夫人，陪我去，這是給我們新娘做衣裳的衣料。

杜理 再見，伯爵夫人！

伯爵夫人 再見，我敬愛的杜理先生。（他下）。

讓恩 （向伯爵夫人）。他生氣了！這些布爾喬亞都如此的！

杜理夫人 瑪娣德，和我們同去。（愛利紗上）。

瑪娣德 愛利紗來了！我要留在這兒。（愛利紗走向伯爵夫人及杜理夫人，她們吻她）。

伯爵夫人 我們就回來，有事和您談。（她與杜理夫人同下）。

讓恩 （向愛利紗）。我也如此，小姐，我將和您談一談。現在要先走一步。（他吻她的手，向瑪娣德行禮，下。——他開門時，正面對着杜理先生）。您還在這兒？

杜理 是的，我在等您。（他們再關門，同下）。

第三場

（愛利紗，瑪娣德）。

瑪娣德 你把席洛先生完全變化過了。這真是戀愛之功！剛才他在這兒頗像個很順服的貴族。伯爵夫人都不認識他了。你知道你和這位丈夫一定很幸福的？

愛利紗 你相信嗎？

瑪娣德 我很有把握，他崇拜你！他請媽媽和我助他籌備送給你的花籃，那是非常漂亮的。他沒找着一件東西在他看來是太華麗太貴重的。他瞧見過特利瓦公爵的女兒的花籃，她是嫁給瓦拉王子的。他願意你的花籃和這相同。只是他在中間放了一串河流似的鑽石，兩旁有花邊做岸。人家是如何的談論這婚姻呀！

愛利紗 人家說些什麼？

瑪娣德 媽媽和我特地到各處聽聽人家的談論。你從前認識的人都做鬼臉！哀憐別人是很容易的！人家說慣了：“啊，這位可憐的特隆拈小姐，她不嫁了嗎？上帝呀，真不幸呀！”現在可不那樣說了：“特隆拈小姐嫁了位大財

主，她將很有錢了；她爲沙佛利伯爵夫人所保護，她將在巴黎有一所大公館”。人家不再哀憐她，(這真令人惘然)！應該羨慕她了，所以說：“該承認她是有福的！沒有財產，却得個好婚姻，同時還有那麼多待嫁女子比她有錢的呢……”在幸福時聽這些人說話，好像這幸福是偷自別人的。然而幸福是從上帝處來的，上帝可以隨便分配。而且那個男子或女子比你更配幸福呢？

愛利紗

你真可愛！

瑪娣德

不呀，我喜歡你，這就是了。而且，你結婚的布告公布以後，你可瞧見周圍的空氣全變了。

僕人

小姐的信。(他放下信，下)。

愛利紗

這就是我的回答！這是今天的信，我天天都接到的。

瑪娣德

你不看信嗎？

愛利紗

我不再看了……我預先就知道牠們的內容。

瑪娣德 (拿了三封信)。隨便拿一下!我還未看過一封……從這封寫得最壞的看起吧。(讀)。“您嫁的人是個昏蛋”。(說)。原先不過如此!(讀)。“您若願知其詳,可寫封存局待領的信給徐爾先生,他將告訴您……此請大按……”(說)。沒有簽名,只是“渾蛋”寫作“昏蛋”,而“安”寫作“按”。(註1)。匿名信常是很糟的,但是寫別字,那更壞了。你以為如何?

愛利紗 我所收到的這樣的信,這是第二封了。

瑪娣德 (投信火中)。你都丟在火裏了?

愛利紗 是的。

瑪娣德 呀,這是蓋布利范白來的信。

愛利紗 四年來我沒聽人講起她了……你還記得吧?

瑪娣德 我想記得的!她是高班寄宿生,……而我還在低班,我們怎樣的譏笑她!她是很驕傲的……她的父親做油脂商而發財。她老是不高興,因為她的母親總叫她帶着袖套,免得

穿破衣服的袖子，如書記們似的。她嫁了范白來先生，那是一個收捐小吏。

愛利紗 她賀我的婚姻嗎？

瑪娣德 她那麼高興，幾乎教人家不相信是真的。（投信火中，又拿一信）。“小姐，您結婚時，請記着徽號……”

愛利紗 （取信）。這是化粧品商人白諾瓦，從前常和我家來往的，後來却爲了一百二十五法郎的債而教人來查封我們的傢具。不要再讀下去了……老是這一套。講講你的事吧。你什麼時候結婚呢？

瑪娣德 呵！我嗎，我結婚沒有那麼快。

愛利紗 爲什麼？

瑪娣德 因爲，你想，人家要從巴達瓦送個丈夫來給我呢。他是個進口貨。

愛利紗 這是什麼意思？

瑪娣德 這是說，我要延遲一下。

愛利紗 爲了？……

瑪娣德 爲了雷南可以有個位置，好來娶我。

愛利紗 在特沙社先生和你中間已說定了嗎？

瑪娣德 沒有說定，他想都沒有想到呢；他連自己都還不曉得他愛我，但將來會愛我的。如果這種地方不用“將來”兩個字，那麼爲什麼要這兩個字呢？他聽了我給他的勸告，開始作事了。當他有個足夠的位置時，他會驚訝的覺得自己在愛我……他那兒能找個比我更好的妻子呢？

愛利紗 這是真的！

瑪娣德 我很機靈，你知道。我昨天寫信給伯爵夫人，預先提醒她一下，她也樂於參與我這小計劃，也不問我什麼原因或什麼目的。要是我向父親說真話，他定要大囊起來了！現在不然，他還耐心等候着伯爵夫人的親戚呢。那是她的表兄，是我們所假定的巴達瓦人。這個人將有種種冒險事！因爲你知道他的來到是與雷南的事情有關的。這個可憐的人將有黃疸病，將要掉水，後來被救了……他通知我們；最後他到了法國，甚至到了巴

黎，……我願意他直到巴黎，但是走下火車時，滑倒在軌道上，切成兩段了。這未免可怕，但是沒有別的方法，活該他倒霉！在五彩燈光之下，像在仙鄉裏似的，我和雷南便結婚了，何等幸福呵！但是你不聽我的話！你怎麼了？你哭了，愛利紗？

愛利紗

(投入懷中)。我這好的小瑪娣德呀！

瑪娣德

什麼事？我不願你不幸福，我還沒想到你有憂愁呢！到底怎麼了？你要我做什麼？你不願嫁席洛先生嗎？你若不敢說，我去告訴他。我去找尊大人，我和他講。

愛利紗

我父親不在這兒，他在預備這將舉行的婚禮，那是非舉行不可的。

瑪娣德

但是你爲什麼哭？

愛利紗

不打緊，我神經有點毛病！幾天來都如此。地位的驟然改變，各方面來的假慇懃，你那天在我面前喚起的我的過去的回憶，受了最近事變的過度刺激的我的容易感傷的天性，這一切都彷彿給我一種苦惱，教我有時

想哭。這只是神經的事，我再說一遍；你瞧，現在完事了。哭一下子，倒使我舒服些。你那主意很好，你做新娘多麼好！

瑪娣德 是的……是的……很好。

僕人 (通報)。雷南特沙社先生。

瑪娣德 (走向門)。他來得恰好。

愛利紗 (擦眼)。別做聲！(向瑪娣德)。我不許你說。……我求你什麼也別向他提起。

瑪娣德 (注視她)。好吧……你放心。

雷南 (上)。早安，瑪娣德。……你的母親在下邊等你，你哥哥剛來找她，現在要和他同去。

瑪娣德 居達甫來了？……我就去……你現在回到巴黎來了，你來不來瞧我們？

雷南 當然。

瑪娣德 (向愛利紗)。回頭見。(向雷南)。我不向你告別了。(下)。

(註1)“渾蛋”原文爲Soûlérat，信中誤寫作Célera。
“大安”原文爲Salua，信中誤寫作Salu。今譯作
“昏蛋”及“大按”來表示那人寫錯字。

第 四 場

(愛利紗，雷南)。

雷南 身體好？

愛利紗 很好，多謝……您什麼時候到的？

雷南 今晨。

愛利紗 旅行滿意吧？

雷南 是的；我做的東西在各方面都於我有用。我交給特加約先生了，我等他的回話。……您呢？……

愛利紗 您也不伸手給我？

雷南 (伸手給她)，恰相反，極願握手。

愛利紗 您瞧見伯爵夫人嗎？

雷南 我知道她回來了。

愛利紗 昨天回來的。

雷南 我就要去瞧她，她對您總很好嗎？

愛利紗 比從前更加好。(停一下)。

雷南 尊大人呢？

愛利紗 他身體很好。

雷南 他很高興吧？

愛利紗 是的……他和債主接洽妥了，比從前便宜得多。當他們知道我嫁誰，他們不再來要錢了，反而送錢來。

雷南 婚約尚未簽字嗎？

愛利紗 還沒有，兩天內簽。

雷南 誰是證婚人？

愛利紗 杜理先生及特加約先生。家父已函請特加約先生，但尚未得復。

雷南 那麼這是不可挽回的了？

愛利紗 是的。(停一下)。

雷南 結婚後，我們大約不能再常見面了。

愛利紗 爲什麼？

雷南 假使我得到了特加約先生替我找的位置，我要住在外省。

愛利紗 但是您有時總要到巴黎來的。

雷南 能少來便少來。工作將來是我最大的消遣。您可允許我像那些愛您的人一般獻個小禮物給您？牠不大講究，因爲我沒有錢；但牠

可使您記起一個永不忘却您的朋友。我定做了這個戒指給您，可以把牠打開，上邊有花字，裏邊有我母親的頭髮。

愛利紗 (感動了)。啊！我將永遠帶着這戒指。令堂是位神仙，我有這個紀念物非常幸福；我相信牠會給我幸福。

雷南 牠可以使您想起最近我們所擬的好計劃。這就是預兆十年後的事情。

愛利紗 (感動愈甚，而自制亦愈力)。我求您不要再提了。把我所有的勇氣留下給我，我需要我的勇氣……再見！

雷南 您的話不錯，再見！

伯爵夫人 (上，向那正在急忙擦眼的愛利紗)。我親愛的愛利紗……我的裁縫等您，她要您試試我親自選擇的衣服；我希望您喜歡牠……一件玫瑰紅的爲簽婚約之用，一件純白的爲教堂行禮之用。我要您如神仙般美麗。(她吻愛利紗，愛利紗下)。

第五場

(伯爵夫人, 雷南)。

伯爵夫人 (向雷南)。呀, 您在這兒! 這就是您向遇見
您的人所說的話?

雷南 原諒我, 我有點頭昏。

伯爵夫人 這是梭羅額地方使您如此的嗎?

雷南 不要取笑我, 我這時開不了玩笑。

伯爵夫人 我也不能開玩笑, 我很發愁……

雷南 您!

伯爵夫人 就是我……這使您驚異嗎?……瞧瞧我, 我
全變了。

雷南 真的, 您臉色有點蒼白……

伯爵夫人 三星期來我只是哭。

雷南 什麼事?

伯爵夫人 您來問我, 倒很好。我有個大不幸。第一, 我
破產了。

雷南 破產!

伯爵夫人 差不多; 只剩十萬里佛爾的收入了。

雷南 我知道。

伯爵夫人 這就是您給我的安慰嗎？

雷南 我却不能因爲您只有十萬里佛爾的收入而可憐您的厄運。您不該破產的。

伯爵夫人 要是您只有這些話同我說，我也不留住您了。

雷南 請原諒！

伯爵夫人 您怎麼了？

雷南 我心神不寧。

伯爵夫人 您在戀愛？

雷南 是的。

伯爵夫人 而人家不愛您？

雷南 不錯。

僕人 (上)。給特沙社先生的信。

雷南 給我的……伯爵夫人，您允許我看？

伯爵夫人 當然……

雷南 (讀)。“我敬愛的朋友……剛才人家把您做的東西交給我，但是現在我有更緊急的事和您說。我就在下邊，我瞧見一個人走進伯

爵夫人家，但這個人我不願遇見，尤其是今日。請向伯爵夫人轉致歉忱。特加約上”。
 (向僕人)。好，我就去。(僕人下)。再見，伯爵夫人。

伯爵夫人 (伸手給他)。再見，我的朋友。

僕人 (通報)。讓恩席洛先生。

讓恩 是我使您避走的嗎，特沙社先生？

雷南 不，人家通報您時我正要走。

讓恩 但是可以再見吧？

雷南 當然。(下)。

第六場

(讓恩，伯爵夫人)。

伯爵夫人 好漂亮的皮包，席洛先生！這像總長的皮包。

讓恩 將來的事，知道什麼事情會來眼前呢，我的皮包只裝與我買賣有關的個人文件，還有我特來交給特隆祐小姐的婚約。

伯爵夫人 我敬愛的席洛先生，幾天內可把我作大買

賣的回話給我？

讓恩 八天內，伯爵夫人。

伯爵夫人 我可以預計多少數目？

讓恩 十五萬或二十萬法郎。

伯爵夫人 還有我從前交的本錢給我多少利息？

讓恩 少說些每月也有一萬或一萬五千法郎。

伯爵夫人 我們第一次買賣做成了，以後我將換得的錢悉存尊處。假使將來我不在法國……

讓恩 那也不打緊。而且特隆沽先生不是常在這兒管理您的事業嗎？伯爵夫人，您可別忘了那有名的借款。

伯爵夫人 您放心……我決不忘記。(下)。

讓恩 (翻閱文件——獨語)。瞧瞧看，瞧瞧看……寫得夠壞了，這些文契師的書記！(愛利紗上)。

第七場

(愛利紗，讓恩)。

愛利紗 席洛先生，您叫我來？

讓恩 不敢，小姐，不敢。我只是請您談談我們的小事情。我們都是大人了，可以自己處理。我把剛從文契師處取來的婚約交給您，我願意在騰清前聽聽您的意見。

愛利紗 先生，這婚約與我無關；我沒有東西帶給您，您却帶來一切。您所辦的事，一定很好的。

讓恩 恰相反呢，您帶給我很多。您帶給我那風雅，智慧，情趣，交遊，最後還有幸福。這些都是無價之寶，我永不能付價的。瞧瞧看。“在……文契師之前，銀行家讓恩席洛先生及特隆菴小姐同來商定他倆婚事上的條款如下：——第壹條。——夫婦間財產須分開。……”尊大人告訴我，說您主張在這種辦法之下結婚。

愛利紗 是的，先生；我主張這一條，爲的給您個人一個保障。

讓恩 “新娘可處分她的財產，享用她的收入。第貳條。——新娘的財產：特隆菴小姐在結婚

時帶來私人嫁資如下：一，日用衣服，花邊，衣料等等，價值五萬法郎。二，首飾，寶石，價值十萬法郎。三，現款一百萬法郎”。

愛利紗

原諒，先生，原諒，我不懂。

讓恩

這却是很簡單的！我承認您有一百萬嫁資。

……

愛利紗

先生……

讓恩

除姓名外，我們婚約完全與特利瓦公爵夫人一樣。

愛利紗

公爵夫人確是帶了一百萬，而我却……

讓恩

但是她所嫁的男子却一無所有，這還是一樣的，她承認他有三十萬法郎。或許有一天我們爲了某種原因分離了，您不致被丈夫欺負。貴族們間或從暴發戶們學習在某種情形下該如何自處，這也不是壞事。

愛利紗

無論婚事在何種條件下舉行，但在簽婚約前就預料到分離。總是件痛心的事。

讓恩

在買賣上，一切都該預料到。而且我會死的。我不願您和我家屬有什麼衝突，因爲他

們對金錢的意見和我不同。我死了，孩子們繼承，您拿您的嫁資。沒有一個人能說什麼話，您也不至於被逼着再嫁了。

愛利紗 要是不幸而您先死，先生，您可以照您認為妥當的辦去，但不要涉及我。這種預防的大恩典使我難堪，而且傷害我。在我現在的地位上，我所得已多，不能再受什麼了。應該刪去這一條，我求您，我要如此……

讓恩 但是要是這一條同時也是我的利益呢？

愛利紗 那自然另是一件事了。

讓恩 我的天呀，可不是的；我是做買賣的；我做了個大買賣，牠會像梯子似的倒塌的。到那時候，若能得一筆款子助我再起，豈非很好。有了一百萬，生活自然要節儉些，但到底可以活下去了，或者還可以試試再發個財。要是我破產了，要是我的損失比我的家產還大，自然不能預知，您却可以保留您的嫁資，而債主却無話可說。

愛利紗 這倒是真的！我很高興您說實話，席洛先

生，我這才懂得您求婚的原因了。

讓恩

是的。您怕我是個平常的丈夫，一個真的妒忌的嚴厲的丈夫。這是我懂得的。不要怕。我們做買賣的人，不能有真朋友；我們所要求於妻子的，就是做我們的朋友。——妻子是到處有的，但是合適的却不容易找。

愛利紗

是的，您的妻子該就像第二個您似的。

讓恩

而且她還要正直，不至有一天她把我們不得不放在她名下的錢拿了逃走。這樣的事間或有的。我說這話並非爲您。還有，您自身也可以發財，有許多買賣您可以……

愛利紗

但是，席洛先生，請告訴我，買賣不好怎麼辦呢？

讓恩

我講過了，我們還有您的嫁資……

愛利紗

在債主方面却糟了！您知道我是個爲自己，再說明白點，爲他兄弟還債而破產了的窮人的女兒。

讓恩

這不同。而且交易所的債主是不算什麼的，法律不認他們。

愛利紗 不錯。但是他們若攻擊我的婚約，我拿什麼話來回答呢？

讓恩 您可說是尊大人給的嫁資。

愛利紗 但是家父並無財產。

讓恩 他不是沒有財產，他有個位置：他是伯爵夫人的總管。

愛利紗 假使人家說他偷了錢來嫁女兒呢？

讓恩 由他們說好了。只要法律是站在我們這邊。而且我們只做正當而可靠的買賣。我還要同您說……

愛利紗 (立起)。不用說了，先生。

讓恩 爲什麼？

愛利紗 我不必再聽下去了。我想起您若不同我說這些，直到婚後才告訴我！我將變成了什麼呢？(她撕婚約)。

讓恩 您幹麼？

愛利紗 我撕婚約。

讓恩 您不願嫁我嗎？

愛利紗 您把我當作什麼人？

讓恩 (立起)。夫人!

雷南 (當他倆爭論時，已上來了，向愛利紗)。請回到伯爵夫人處去吧：這個人會侮辱您的。不用留在這兒，我負一切責任。

愛利紗 雷南!

雷南 別怕。(他引她到房間門口，她下。雷南回到讓恩身旁，讓恩正要走，雷南拍他的肩)。

第 八 場

(雷南，讓恩)。

讓恩 (回轉來)。好! 又是一個。——啊! 是您?

雷南 是的。

讓恩 您在這兒。您聽到了?

雷南 是的。

讓恩 您覺得這把戲怎樣? 她好，哼? 一個女兒，她會……

雷南 她會戀愛過，却又忠實的向您承認過。

讓恩 戀愛過! 戀愛過! 我們知道，一個像她地位的女子是沒有權利說她所說的話的。假使

人們娶她，至少她總應該有點用處。

雷南 那麼您娶弗洛拉小姐好啦。

讓恩 先生！

雷南 特隆沽小姐本着良心拒絕您的名聲和財產。我來專為把她所不知道的事告訴她。人家剛把關於您的事情底底細細告訴我。您是個賊！

讓恩 您侮辱我！

雷南 您以為侮辱嗎？您開始發財，是由於一位女子把錢託付了您，這個女子因為她所處的地位不許她成為人家的話柄。……

讓恩 (轉身要走)。這是假的，而且我已還了她的錢了。

雷南 (拉住他)。別動。您有一次從交易所躲開不付錢。您是遺羞交易所的一個人。

讓恩 我隨後就付清了。

雷南 還有您所發現的那些礦的股東們，您拿原價格百分之七十五收回他們的股票，您這又怎樣說呢？

- 讓恩 股東們！……他們還算微倖。
- 雷南 而您在這買賣中就賺了三百萬！現在聽我說：您手中有沙佛利伯爵夫人及杜理先生的大批款子，他們的錢既用不着您拿走，所以您當把錢還他們，不要再來這兒了。
- 讓恩 當真！是您來布置了這一切的吗？
- 雷南 是的。
- 讓恩 要是我不同意呢？
- 雷南 我強迫您同意。
- 讓恩 請問如何強迫？
- 雷南 我宣布您的祕密……
- 讓恩 證據呢？
- 雷南 我一句話就夠了。
- 讓恩 別無聊了。
- 雷南 我打您嘴巴。
- 讓恩 這卻是無賴了：我不想打架。您以為我傻到願意給您害死嗎？我有一千萬；您只六萬法郎：這是不相等的，我敬愛的先生。您要胡鬧，就鬧一下子。您說我偷錢，我說這是假

的，而且我有證據。我還可說您和特隆沽小姐發生了關係，我不願娶她，所以您和我鬧！
(舉手)。可憐的東西！

雷南
讓恩

別碰到我，我叫起來！您使我討厭起來了！我幾時得罪了您？我想盡種種方法向您效勞，您卻只和我說廢話。您的教訓，我已聽夠了！我很懂得您叫我娶特隆沽小姐時預備教我扮什麼角色。我幾時訴過苦？我從未說一句話。她不再要我，我也不再要她，這與您無涉，我只覺得您可笑。您不能害我，您既不能使伯爵夫人攆我，也不能使杜理先生攆我。因為他兩人需要我，因為您們這般人與別人一樣的尊崇利益，因為我就是他們的財神，人們從不肯攆走財神的。現在，您也不用參與我的事，我也不參與您的。您再聽不到人家講起我。我現在向您告別。(下。——雷南取帽，^地思索了一下，又決心走向門口找讓恩；正當他走出時，愛利紗阻住門口)。

愛利紗

由他去吧。我很高興未做他妻子。

(第四幕完)

第五幕

(杜理家中)。

第一場

(杜理，杜理夫人)。

杜理 (從房內走出)。親愛的朋友。我在找您！

杜理夫人 我剛回來……

杜理 您要把您的意見告訴我……

杜理夫人 關於什麼事？……

杜理 事情是：您知道席洛與特隆沽決裂後，他的身子又自由了。

杜理夫人 是的。

杜理 他向我說起求婚。

杜理夫人 爲誰？

杜理 爲的瑪娣德。

杜理夫人 您如何回答他來的？

杜理 還沒有……我願意和您商量一下……

杜理夫人 和我？

- 杜理 和您。您不是瑪娣德的母親嗎？
- 杜理夫人 不錯，朋友，但是您的主張我總同意。
- 杜理 這不是我所要求的，我要得到您的意見好來決定。現在有三個配偶：特布維先生，伯爵夫人的表兄，即那巴達瓦人，還有席洛。瑪娣德自己沒有什麼主意，您認為三人中那個好些？
- 杜理夫人 朋友，不要生我的氣，可是我不能選擇。這不是我的錯，我沒有這種習慣。
- 杜理 怎麼，習慣？……
- 杜理夫人 結婚以來廿四年了，您是願意獨自指揮您的孩子，這本是您的權利，我是一切都依靠您的。我既不能給您什麼建議，我便以身作則，給孩子們一個榜樣，我所能做者僅此。但是居達甫並未照規矩過活，而且，假使他得不着您的財產……
- 杜理 怎麼他得不着我的財產？
- 杜理夫人 朋友，我並不知道什麼，這只是種猜疑。您可以自由處理您的財產，只要您認為好的。

至於我，我並不需要什麼，即使有了不幸，我只有有一點點就滿足了。但是您把一大筆款子交給席洛先生，或者還要把其餘的資本也都託付他，甚至簽合股的契約。

杜理 我託付席洛先生的只是他能使我賺到的錢。所以我並未冒險。

杜理夫人 但是現在您已有十五萬法郎在他那邊了。

杜理 十萬。

杜理夫人 他卻到處說是十五萬。無論如何您看，您已託了他一筆大款子而這筆款子並非他爲您賺來的。

杜理 我打聽了許多消息，並無危險。

杜理夫人 那更好了，但是他開始只向您要四萬法郎，現在卻要您多給六萬；注意呀！

杜理 (不安)。是不是您有理由怕席洛先生……？

杜理夫人 我也沒有什麼確實理由。我們女人是情感多於理智的動物。若是一個人情感上不高尚，我永不相信他能在金錢的利益上高尚。現在席洛先生對於特隆小姐的舉動

却是很糟。——請相信我，朋友，在我們心上，凡是高尚的情感都互相連繫的，一個壞了，便連累其他。道德是沒有差別的。

杜理 這些話並不能指示我該如何對付席洛。

杜理夫人 您該極客氣的，極巧妙的，極敏捷的脫離他教您參加了的那些計劃。

杜理 我老實告訴您吧：我從沒有和席洛先生合股的意思。

杜理夫人 可是您已允許他了。

杜理 是的，因為我在認識他以前，曾在交易所虧去三萬法郎；現在要他幫我賺回，只好允許他。

杜理夫人 要是他使您再虧呢？

杜理 在我們第一次合作的買賣裏就虧本，他不會那麼蠢。至於第二次呢，我不說不會。

杜理夫人 這種計算於您相稱嗎？

杜理 不過今天是三十了，今天他該給我錢了。

杜理夫人 您有把握嗎？

杜理 我昨天還見他；他要我在兩點鐘等他……

現在十一點鐘了，那麼……

杜理夫人 朋友，您今天既拿定主意和我相商，這是您到底知道我能在嚴重的境地中給您個幫助。那麼您可願意照我的話做，而使我幸福嗎？

杜理 什麼呢？

杜理夫人 請立刻跑到席洛先生處，而且先不問他買賣的結果，乾脆把您託他的錢拿回，不要利息，也不要贏餘。您損失了三萬法郎，您就算損失了三萬法郎，不過是那麼回事；但是至少您不至爲了騙過任何人而不自安。朋友，請記着尊大人對於金錢的有口皆碑的嚴格。難道說幾年來產生了些新人物便該有新道德嗎？我的意思，杜理，人有同着某一種人虧本的權利，卻沒有同着他們賺錢的權利。而且如您和我所知道的道德，甚且不允許我們騙那騙過我們的人。假使席洛先生對您踐約，無論其目的何在，那麼您也該對他踐約，否則您就失信了。那就是您第

一次失信了。

杜理 您確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人。

杜理夫人 不，可是我知道盡義務。

杜理 行！我就到席洛家去。

杜理夫人 這是好了！

杜理 要是我弄回錢，我發誓……

杜理夫人 什麼誓？

杜理 把女兒給雷南，假使她還愛他的話。

杜理夫人 多好呀，朋友！……她愛他，她告訴過我……

杜理 伯爵夫人的表兒呢？

杜理夫人 那只是個假造的東西呀。

杜理 呀！真是個小鬼頭！我也有點猜疑。

杜理夫人 從席洛先生處回來時，請到特隆活先生家去，把他及女兒邀到我們家裏來吃晚飯。

杜理 您斷定……？

杜理夫人 我斷定：我若無福嫁您，我將和她一樣的還做老姑娘，而且人家也會把說她的閒話來說我。

杜理 (吻其妻)。想想我和你同居廿四年而還沒

認識你!……

杜理夫人 好,你知道,朋友;現在認識還不遲。

僕人 (通報)。特隆沽先生及小姐……

第二場

(杜理,杜理夫人,愛利紗,特隆沽)。

杜理 早安;我敬愛的特隆沽!

杜理夫人 (向愛利紗)。我們正講起您,親愛的孩子!

特隆沽 我以爲您病了,我敬愛的杜理。

杜理 爲什麼?

特隆沽 因爲我好久不見您;在我們這種境地中,您本應該來看我們一次。

杜理 敬愛的朋友,我很忙;我就要到府上去。我很高興瞧見您。

愛利紗 瑪娣德呢?……

杜理夫人 他父親就去告訴她說您在這兒,並且叫她來。(愛利紗抱住杜理夫人的頸子)。

特隆沽 (向杜理)。我不絆住您,敬愛的朋友:一切我都知道。(握他的手)。

杜理 半點鐘內我就回來了。(下)。

第 三 場

(人物同前,除去杜理)。

杜理夫人 伯爵夫人從這裏出去……她又要旅行去嗎?……

愛利紗 她要結婚了。

特隆沽 我想她是嫁諾頓爵士。

杜理夫人 他很富?

特隆沽 極富!

杜理夫人 是不是爲金錢而結婚的?

特隆沽 啊!不是的,他倆早就可以結婚了,但遲些倒好。

瑪娣德 (上,向愛利紗)。我正在寫信給你,我父親却說你來了。……你好吧?

愛利紗 你寫什麼給我?

瑪娣德 (笑)。許多事情。回頭告訴你。

杜理夫人 那麼你要我們走?……我們讓你們一起談吧。(向特隆沽)。來吧,我敬愛的朋友,我曾

把許多不幸告訴過您，現在要告訴您一件喜事。(向瑪娣德)。瑪娣德！……

瑪娣德 媽媽？

杜理夫人 要是你老愛着雷南，等候着一個大幸福吧。

瑪娣德 什麼幸福？

杜理夫人 你父親已允許你的婚事了。不要做聲！等他自已告訴你時再樂吧。

第四場

(愛利紗，瑪娣德)。

瑪娣德 愛利紗！

愛利紗 瑪娣德！

瑪娣德 你好像很高興。

愛利紗 我很高興看見你。我怕你已把我忘掉了，現在知道我弄錯了。

瑪娣德 你肯向我說實話嗎？

愛利紗 你會懷疑我不說實話嗎？

瑪娣德 不會。請回答我：為什麼你不嫁席洛先生？

……

- 愛利紗 你還說這話……？
- 瑪娣德 啊！請你……這上邊別開玩笑！……
- 愛利紗 因為？
- 瑪娣德 因為別人不開玩笑。
- 愛利紗 你的意思是什麼？
- 瑪娣德 我的意思是：有許多關於你們決裂的話。有一個並不算壞的女人向我說：“特隆沽小姐兩段婚姻都出岔子；要是再找丈夫的話，這人須非常高貴，方能教人家忘却從前兩個”
- 愛利紗 這位女人的話不錯。一個女子一生中兩段婚事出岔子已儘夠了，我也拋棄了這種嘗試了。我永不再嫁。
- 瑪娣德 不然，你會嫁的，而且應該嫁的。現在為你的名譽計，為愛你的人的名譽計，你不能不嫁。
- 愛利紗 誰愛我？
- 瑪娣德 我！
- 愛利紗 (笑)。你可不能娶我……
- 瑪娣德 我求你，不要笑。你要像你裝的那樣快樂是不可能的，你的笑是假的，這使你不舒服，

也使我不舒服。請回答我……爲什麼你不嫁席洛先生？

愛利紗 因爲怕我們在一起不幸福。

瑪娣德 或者因爲你愛上了別人。

愛利紗 沒有。

瑪娣德 你騙我：就是你和席洛先生決裂的那一天，你和我談天，我提起了一個人。我把我的計劃告訴你，你就忍不住哭了。那一天，雷南來了，你却不讓我將當時情形告訴他。一點鐘後，你就和席洛先生決裂了。沒有人猜得到的，我却知道：你是愛雷南。

愛利紗 不是。

瑪娣德 而且雷南也愛你。

愛利紗 你瘋了！

瑪娣德 今天你的自制力比上次強些；但是我也知道如何自處。我所以不再問你愛不愛雷南，我只要你證明確是我的好朋友：我愛雷南，你知道的？現在我有個大幸福，父親已允許我嫁他了。假使雷南從未和你說起愛你，假

使你也從未向他承認愛他，那麼請爲我而緘默，犧牲你自己，我求你，永不讓他知道你愛他。

愛利紗 瑪娣德，我向你發誓，說他從未知道，他將永不知道。

瑪娣德 呵！你知道我猜着了。

愛利紗 瑪娣德！……

僕人 (通報)。雷南特沙社先生！

愛利紗 他？呵！我不願他見我！(下)。

第五場

(雷南，瑪娣德)。

瑪娣德 (走至雷南前)。你從那兒來？

雷南 我從特加約先生辦公處來，他今天該給我個決定的回答。

瑪娣德 你找到位置了？

雷南 是的，十分鐘前剛找到的。

瑪娣德 多少薪水？

雷南 四千法郎。

- 瑪娣德 那麼我給你的勸告不錯吧？
- 雷南 是的。
- 瑪娣德 你就是來把這消息告訴我們的嗎？
- 雷南 我先在特隆浩先生處，人家告訴我說他在這兒。
- 瑪娣德 同愛利紗來的！他們確在這兒……等一等……你現在可以結婚了，是不是？
- 雷南 是的。
- 瑪娣德 好，做件好事吧。席洛先生謗毀愛利紗；我確知她是個好女子，但是現在却更需要個值得人家尊敬的男人；娶愛利紗吧。
- 雷南 你猜着了，瑪娣德，我來……
- 瑪娣德 別做聲，笨東西！讓我相信這個好主意是我想到的，像上回你聽從了的那個主意一樣；讓我相信你愛愛利紗只像個女朋友，你娶她只為盡義務，你爲了她的名譽而犧牲我或者能給你的幸福，既然……
- 雷南 既然？
- 瑪娣德 既然今天父親已允許我們結婚了。

雷南 (攬她入懷)。瑪娣德，你是個仙人！

瑪娣德 我很知道。

第六場

(雷南，瑪娣德，杜理，特隆沽，杜理夫人，愛利紗)。

杜理 (上)。好吧，吻呀。……你們有福氣只管吻。
我却碰到好事情了。……

瑪娣德 什麼事？

杜理 去找你母親來，找愛利紗來，找所有的人
來。(瑪娣德下)。

雷南 您碰到什麼事？

杜理 你馬上就知道了。……(人們全上)。您們都
來了？

瑪娣德 是的。

杜理 您們靜聽？……

特隆沽 我們靜聽……

杜理 聽着……席洛逃走了！

全體 席洛！

瑪娣德 (向愛利紗)。啊！我可憐的愛利紗，你真有幸呵！

雷南 這事可靠嗎？

杜理 太可靠了。

特隆沽 誰告訴您的？

杜理 全巴黎人。

雷南 這倒使我驚訝。

杜理 這使你驚訝？謝謝吧。

雷南 是的，我以為他還要機靈些。他若再等些時，便可使您完全破產了。

杜理 可是只從兩個人處就拿走六十五萬法郎，也夠機靈了。其中一個人就有五十萬。伯爵夫人，這一來可笑不了……

杜理夫人 朋友，你看我並未弄錯。

瑪娣德 (吻杜理)。我可憐的爸爸……我們愛你！

特隆沽 (握他的手)。敬愛的朋友！

杜理 不錯……走吧……拿出這些現成的話來，專為這種時候用的！……假使您們以為，您們能向我說的話，我都未能想起……什麼

這本是預料得到的……什麼我太想賺錢了
……什麼這是活該，什麼我是個笨伯……
哼！這些話我都知道，和您們一樣。

瑪娣德 或許還有點希望。

杜理 好！現在是輪到說希望了。

杜理夫人 喂！……朋友，人家只是說人家所想的……
無論如何，這不是我們的錯處。

杜理 而終於來了些責備……老是這一套。

雷南 到底經過情形如何？

杜理 席洛做買賣時以為價格會提高的，不料跌
落了；他一次買賣就丟了三百萬，還未付
清，昨天就拿了我們的錢走了：這是很簡單
的。

特隆沽 您到他家去沒有？

杜理 自然！

特隆沽 怎樣？

杜理 昨天起就不見了，夥計及聽差都做鬼臉……

雷南 還收拾行李吧。

杜理 好，行！開玩笑吧，賣弄聰明吧（註1）我正高

興着呢！

杜理夫人 您可曾到交易所去？

杜理 我去了，這個破產是人所共知的了，人人都喜歡。人家還告訴我許多關於他的故事，啊！好像他有一次清賬時還挨了嘴巴。

特隆沽 那麼他作什麼來的？

雷南 他清他的賬。

杜理 (生氣)儘管接下去開玩笑吧。……我所最生氣的，倒不為丟錢，是為被欺負了……那麼容易地被這流氓欺負了……我願意給一萬法郎！……

雷南 為的收回其餘十四萬。

杜理 (取帽)。您們知道，在這人人取笑我的時候，……我要找伯爵夫人去。她丟了五十萬，她不會開玩笑的。

僕人 (通報)。沙佛利伯爵夫人。

(註1)“做鬼臉”的做字及“收拾行李”的收拾二字，在法文都是 faire，雷南借此來開玩笑，故杜理說他賣弄聰明。書中此類甚

多，不及編註。

第七場

(雷南，瑪娣德，杜理，特隆沽，杜理夫人，愛利紗，伯爵夫人)。

杜理 (向伯爵夫人)。怎樣？

伯爵夫人 (笑)。我們被盜了！

杜理 您也笑，伯爵夫人？

伯爵夫人 我敬愛的杜理先生，我想笑一笑是最好的辦法。(指愛利紗)。這位高貴的女子，爲了一個流氓謗毀她，我們還猜疑過她；現在這流氓拐走了我們的錢，這也活該。……而且這個責罰還在我們過失之下。我丟了很多，但我情願把其餘的錢都丟了，不願再猜疑一個正直女子。(吻愛利紗)。

杜理 您的話是不錯……但是對於這個渾蛋，有沒有什麼方法對付一下呢？

伯爵夫人 現在什麼地方去找他呢？即使找到了，到法庭裏把我們的名字和席洛先生放在一起，

我們也得不到什麼。不用說他也可以找得個律師，說些我們的壞話。我以為現在最好是不做聲。這是一種教訓，這個教訓雖費錢很多，但很有用，尤其因為預先不是見不到……結局是很明白的，永遠是這麼一回事；但我們自己總以為比別人精明些，或運氣好些。我從部裏得到點消息。席洛先生今晨在勒阿佛上船了，要到美國去。順風吧！到新大陸去做賊吧。

僕人
全體

(通報)。讓恩席洛先生。
讓恩席絡！

第八場

(雷南，瑪娣德，杜理，特隆沾，杜理夫人，愛利紗，伯爵夫人，讓恩)。

讓恩

(上，行禮)。夫人們，先生們，我敬愛的杜理先生……伯爵夫人。

杜理

怎麼！是您？

讓恩

是的，是我呀。您有什麼事？您不在等我嗎？

我不是和您約今天兩點鐘會面嗎？……

杜理
讓恩

不錯。

(取錢)。好，現在是一點五十五分。我還到早了，但是在買賣上總是愈守時刻愈好。(從袋中取出幾張紙)。好，買賣成功了，如我所期望的。伯爵夫人，您託了我五十萬法郎。(給她一張紙)。這是銀行的支票，和您給我的一樣；還有二十萬法郎的贏餘，在另一支票上。我敬愛的杜理先生，您的賬目是：十五萬法郎的資本在這裏，還有五萬的贏餘。我想我是踐了一切的前約了，您也須踐您的約，我敬愛的杜理先生，下月……

伯爵夫人 (與杜理同聲說)。先生……我該向您說……

杜理 請原諒，伯爵夫人，您先說！……

伯爵夫人 我想我們說的是相同的話。(把二十萬法郎的支票還席洛。)我不接收這個贏餘，先生……

杜理 (嘆息)。我也不要。(向杜理夫人)。親愛的朋友，你可否算一算十五萬法郎一月五釐

的利息若干，再打發人去席洛先生處把這筆小數目提出來？

杜理夫人 可以的，朋友。

讓恩 我不懂。

伯爵夫人 今天風聲四布，說您拿着我們託您的錢逃走了……

讓恩 我到勒阿佛去！我難道沒有到勒阿佛去的權利嗎？

杜理 好像沒有！

讓恩 太過分了。事實是：我並未離巴黎。這是交易所的詭計，爲的使您們賺錢。您們怎麼說呢？

伯爵夫人 先生，我們說：我們不慣於這種詭計，而且沒有一個人想到這事是假的，我們良心不肯繼續和您來往，不肯從一個在嚴重境地中竟無一人爲他名譽辯護的人手中取點贏餘。

讓恩 我將向您解釋：這個買賣的本身是很正當的……

伯爵夫人 先生，不必解釋：正當的事情不需要解釋的。

讓恩 (注視雷南)。我知道這一下的來源了。

雷南 先生，您誤會了，我所知道的事，我一點兒也沒說出來呢：我如果說了人家也許會相信我。我寧願讓人家憑自己良心作事。先生，您現在看清楚了，在某一種人，利益問題並不比一切的東西還重要。現在我並不生氣，我相信我可以平心靜氣的告訴您關於您的輿論：您不是個壞人，您是個聰明人，可是在做某些種類的買賣時，失却了是非的正解，總之，道德的正確觀念。您要藉金錢來增高身分，其實該做的事却正相反，您該藉高尚的分身來掙錢。我希望，我相信，您將掙個大家私，這可補償您永不得到的東西。特隆活小姐可以寬恕您；她將是特沙社夫人了，她接收您向她道的歉。現在，先生，我們沒有話和您講了，您可以取了帽子走。(讓恩要說話，但又做了個輕視的樣

子，聳聳肩，拿了頂放在桌子上的帽子。

瑪娣德 您弄錯了，先生，您拿了家父的帽子了。

讓恩 (傲然)。我會送還的，小姐。(行禮，下)。

第九場

(人物同前，除去讓恩)。

特隆沽 (向雷南)。我的兒，我非常高興。

杜理 (向伯爵夫人)。我們還算有運氣，很便宜地就脫身了！

瑪娣德 (握了愛利紗手以後)。父親，我一定嫁特布維先生好了。

杜理 巴達瓦那位表兄呢？

瑪娣德 呵！父親，我忘了告訴您，他死了……

杜理 我很知道；和他活着時一樣。

杜理夫人 (向正在寫字的杜理)。您寫什麼，朋友？

杜理 (吻她)。我寫信給捐客替我買三釐的公債。

(全劇完)

附 錄

小仲馬戲劇之唯物史觀的研究

伊可維支著 戴望舒譯

亞歷山大小仲馬(Alexandre Dumas fils)的戲劇是
一八五〇年法國資產階級的道德精神的一幅圖畫。牠
和牠的家庭生活，牠的風習，牠的感情的成見，牠對於
戀愛，姦通，賣淫的意見一起，在那裏完全地反映出來。
牠在小仲馬身上找到了一個出色的代言人，他提出使
牠苦痛的問題，他努力解決當代的困難的問題。這就是
他的戲劇的罕聞的成功，和他的世界地受流行的祕密：
因為他的dramatis personae (劇中人物——譯者註)都

是社會的原型，而他們的心理的衝突是一切人所感受到的。在小仲馬的戲曲中所宣佈的思想，是非常地和資產階級的道德觀念符合的，他在舞台上的解決是接着在他們生活中被採用了。“資產階級的人們”，小說家愛里古爾 (Héricourt) 說過，“是受了小仲馬的勸告而管理家務的……看着在一幕表現時的丈夫們的留意的臉吧；他們是來學習他們所應做的事，漂亮的東西，今年所流行的衣著……無數的商人，在回家的時候斜昵着自己的妻子，暗想着在可能時他們將模仿那些在舞台上說得那樣漂亮的社交界人物”。

小仲馬正就是社會的戲劇家的典型。他以為作家有一個社會的職能，作家應該指導大眾的道德的觀念，將大眾引到道德的路，而避開惡德的路。他寫着：“凡不以完善，道德化，理想，有用為目標的文學，一言以蔽之，是一種發育不良的，病態的，死產的文學”。這箴言照明了他全部的戲劇的生產。

小仲馬的起了最大反響的第一篇戲劇，是那有名的茶花女 (Dame aux Camélias)。牠繼續地演了二百次，這個數目在當時實在是令人難信的。情節是大家都

知道的：亞猛杜伐爾(Armand Duval)戀着一個漂亮的娼妓瑪爾格麗特哥諦愛(Marguerite Gautier)，決意要和他共同生活。在愛情的影響之下，那個娼妓正要完全地改變自己，恢復名譽，可是那固執的道德插了進來，擾亂了她的幸福。亞猛的父親，以自己的兒子的將來為名義，要求她離開，瑪爾格麗特為了她所愛的人的幸福，便做了那個崇高的犧牲。這簡單的動人的情節擾亂了感傷的靈魂。小仲馬所說明的主要的思想，以一種異常的明晰映托出來：娼妓是應當在社會上被排斥的，資產階級的道德要她不得容身於一個“可敬的”家庭中。即使她已那麼地為愛情所淨化，即使她的性格是那樣的崇高，她在人們眼裏總還是一個下等的生物，在社會上的幸福她是不准有的。這是亞猛的父親在瑪爾格麗特面前所提出的，代表“公衆道德”的觀念。“這種結合”他對她說，“這種沒有貞操做基礎，沒有宗教做依據，沒有家庭做結果的結婚，這事情在少年或許是情有可原的，在成年人也是可原的嗎？什麼野心會容許他呢？什麼生涯會為他而開呢？人們有其誅求，尤其是外省的人們。即使在亞猛的眼中，和由你所表露的感情，

在我的眼中，你是那樣地純淨的，可是在別人的眼中，你卻不是那樣：他們在你身上只會看見你的過去，他們對你無慈悲地關上他們的門”。*Dura lex, sed lex*（拉丁文，意為：法律是嚴的，但總是法律——譯者註）。瑪爾格麗特覺得自己是打敗，壓服，空虛了，她便退讓。這個家庭會得救了。

在第一次開演的時候，有兩次對於亞猛的父親歡呼的口嘯：杜蓋奈爾（Duquesnel）把這事對我們講，他歸之於這晚肉身化了“資產階級的”道德的伶人的豐采。那是唯一的抗議，因為誰都認為亞猛的父親所述的道德是正確的。

同樣的思想在墮落女子（*Le Demi-Moude*）中也可找到，在那裏，小仲馬將一個墮落的女子想重入社會的努力提示給我們看。她的一切的努力都是徒然的，她不能找到丈夫，正如一個劇中人物所說的一樣：“不是我妨礙你的結婚，那要一個規矩男子只和一個規矩女人結婚的，是理性，是正義，是社會法則”。

更十分重要的是金錢問題（*La Question d'Argent*）那篇戲劇。我們在那裏很清晰地看到，在資產階級的家

政中，金錢所演的是什麼腳色，在家庭的幸福上，金錢所給與的是什麼影響。那開始社會的典型的畫廊的是若望季何(Jean Giraud)，他從前是一個可憐的花匠的兒子，發了財，如今在遊樂場(champs-Élysées)有一所大屋子，還有一個每月要化他五千法郎以上的情婦。大規模的金融業者和投機家的他，冷嘲地宣說：“買賣，那是很簡單的，那就是別人的錢”。

接着我們看杜里曷(Durieu)的家政，在那裏，金錢是演着一個最重要的腳色。“不必去和那在家庭中把金錢給夫婦中之一人而其一人拿來給別一個人的優越鬪爭”。杜里曷也娶了一個沒有嫁資的妻子，把她當做一種奴隸。我們看見破產的洪果爾家(Roncourt)，有一個沒有嫁資的女兒愛麗莎(Elisa)在一個“沒有嫁資的女兒不是嫁，她是被買”的社會裏。我們接着看見德蓋欲爾先生(M. de Cayolle)，一個社會主義化的工程師，他給了金錢問題一個解決。這個解決是盎方丹(Enfantin)所暗示給小仲馬的，小仲馬是和他很接近的，這個解決是一個資產階級者的思想和社會主義者的思想的混合而成的。他宣說，賺錢的唯一的方法，是勞動。不幸

許多的人都不願意勞動，所以應當專心克服他們的怠惰。“你不勞動而空閑着”，他說，“可是你應當有一個代替人。你將每年給我們許多錢，使那些沒有錢的人代你勞動，而我們將發一張怠惰券給你，拿了這張券，你可以自由來往”。特蓋欲爾已預先見到一個自利主義畢竟消滅，一切人類受了愛的影響而勞動，因而生出過多的金錢，人類的更好的未來。

可是這種單淳的滑稽的解決，在當代的資產階級的富人看來是危險的，而當公衆與批評都對小仲馬大加讚揚的時候，銀行家米萊思 (Mirès) 却在立憲派 (Constitutionnel) 上對他大加攻擊，他寫着：“假如不是一種對於資本的集合和對於使資本活動的人們的盲目的非難，總之一句話，一個沒有差別地加在那指導我們的時代的金融的大運動的人們上的，真正的污辱，則從你的著作中所生出來的，是那一種一般的印象”？

在另一篇戲劇私生子 (Le Fils Naturel) 中，小仲馬又提起了道德的問題，他是借錄事阿里思諦德 (Aristide) 的口來傳出那也就是資產階級的思想的他的思想。他說：“在家庭之外的時候，人們總是在謬誤之中的。

子，夫，父皆如此。自然底目的是人有許多兒女，他好好的教養他們使他們成爲有用，他深切地愛他們使他們幸福。在年青而健全的時候，結婚，在不論什麼階級中選擇一個貞淑而健全的好女子，用全心全力愛她，使她成爲一個養育兒女，而在臨死的時候把生活的模範遺給兒女的，穩當的伴侶和多產的母親：這就是真理”。人們是可以想像得出那些“中流的法國人”用以歡迎這些話的喝采的。小仲馬在舞台上所擁護的是“他們的”家庭，他是爲了他們而排斥娼妓，宣說姦通是極重大的犯罪，使家庭成爲社會的健全的細胞而不倦地戰鬥着的。當妻子欺騙了丈夫的時候，小仲馬在舞台上向他高呼着：“殺啊”！(男女)(L'homme-Femme)，因爲家聲使他不能不如此。他爲了阻止家庭的分崩而犧牲一切，而他的戲劇，在把病指示給我們看的時候，同時有一個醫愈牠的目的。可是，正如高譚葉(Th. Gautier)所說，“書是跟從風俗，而風俗是不跟從書的”；分離是永遠繼續着。

(錄自唯物史觀的文學論，第二部第二章第三節。)

1933 8 20 付 排

1933 12 10 出 版



版權所有

價 實 大 洋 五 角

